

現代名家創作叢文九

三
年

鄭振鐸

上海藝光出版社刊行

鄭 振 鐸

略傳	二六四
元蔭嫂的墓前	二六五
王楦	二七七
春蘭與秋菊	二八九
病室	三〇四
三年	三一三

鄭振鐸略傳

筆名西瀟，福建省永樂人。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，文學研究會中堅，主編小說月報垂十年。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教授專門研究西洋文學，造詣極深。亦嘗創作小說，專描寫家庭常見的人物事情。用透澈的筆法能引起濃厚的興趣。著作小說有家庭故事等。

元蔭嫂的墓前

二孀全由北京搬到上海不到二年，三哥元蔭的妻便得病死了。我常到二孀家裏去，元蔭又是我的兄弟輩中和我最說得來的一個，但三嫂，元蔭的妻，我在兩年來卻只見到三四面，她不大出來見人，終日的躲在房裏。她在我的印象裏，只是一個臉色慘白，寡言少笑的少婦，身材和臉型都很清秀玲瓏而已，元蔭是一個忠厚不過的人，慣於受人欺負的。沒有一個朋友或兄弟，會當他是一個同等的人的，他們一見了他不是明譏，便是暗嘲，幾乎當他是一個玩物，一種供人取笑的東西一樣，他從不生氣，也不回報，只是默默無言的置之不理。我是不會如此的取笑人的，有時反替他出了幾次氣，所以他對我的感情特別的好。有什麼喜慶來和我商量。他也譯寫些小說童話之類，譯完了總要拿來，很謙虛的要我校改指正。我拿了他的譯稿在仔細的看，他立在我旁邊，似乎很彷徨不安的把眼光隨了我的眼光而往下看。他的中文實在不能滿意，把原文的意思也常常弄錯了。我不時把眼光釘注在幾行譯文上，他便知道這裏一定是說不大通了，便連忙低聲而忙亂的說道：「這個地方我也覺得不大對，請你改一改，改一改，」他的身材復矮，立在我身邊，真如一個孩子一樣，而他的語音也真如一個孩子，輕聲尖脆而發音迅快。他是永遠是很忙亂的，眼又近視，走在車馬多的路上真是很不相宜。他和他的妻似乎感情很好，從不會吵嘴拍桌子的鬧過。自他的妻死後，他終日的哭喪着臉，走路也格外的遲鈍

了，翻譯也有好久不會拿來給我看了。他雖不會對別人提起他對於妻的憶念，我們卻都知道他心裏是如何的悽楚難堪。

他的妻死後，便葬在郊外的公共墓場裏。他每個禮拜天上午，必定很遠的由家跑到墓場裏，去看望他的妻的墓。這幾乎成了他刻板的功課，他的風雨不移的程序。有一個禮拜天午後，我到二嬸那裏坐坐。雨絲如水簾似的掛在窗外，階前幾株小美人蕉的花和葉，幾乎爲重重的雨點厭而墮下。元蔭全身是水的從大門外走進來，鞋子似已濕透了，乾的地板給他的足一踏上，便明顯的現出一個個的足印。

我道：「三哥那末下雨天氣到那裏去？又不帶傘？」

他母親不高興的說道：「你猜還會到那裏去！還不是上墳去！去了一個上午了，到此刻纔回來，飯也沒吃，下雨也不知道，沒看見過那末大的人了，還是如此的癡心！」

她轉頭望着他，厲聲的說：「道家裏的飯早已吃過了，一家人怎能等你一個！你自己到廚房裏告訴李媽，弄一碗炒飯，再弄一碗紫菜湯去吃，別的菜都已經沒有了。」

他默默無言的向廚房走去。他母親又教訓小孩子似的說道：「還不去把鞋襪換了？濕漉漉的泥土，把地板都弄髒了。」

我很爲這個「癡心」的三哥感動。

有一個禮拜天，天氣很好太陽光在地上，牆上，樹葉上跳躍着，小麻雀唧唧啾啾的在天井裏尋找

食物，塔角一叢玫瑰花，新綻開了幾朵，瓣如火似的怒紅，又似向了朝陽微張着笑口。五姊久已約我在這幾個禮拜天裏，陪伴她到三伯墓上探望探望。前兩個禮拜天是陰天，上個禮拜天又下雨，只有這個禮拜天卻是晴明的天氣。我便陪了五姊坐了馬車同去墓場。在墓場門外花舖裏買了一大束三伯生前喜的蜜黃色的玫瑰花，插在墓前的石瓶裏，好幾個禮拜沒有來，泥地上葱翠的小草，已長到足面以上了。五姊立在墓前，沈默的如有所思，我陪她站着，心裏也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楚；四望都是白石的墓碑和美麗的小石像；在這樣的一小方的墓石下面，便埋葬着一個活潑潑的青年，或一個龍鍾的老叟，或一個秀麗的姑娘，或一個肥胖聰明的孩子。照在太陽光下而爛爛發光的白楊樹的綠葉，迎風顫動着。什麼聲音都沒有。偶然有一二個穿着黑衣的少婦或老婦走過我們前面，那是步踏在砂泥路上，靡靡的作響，益顯出這裏的淒靜。我偶然擡路頭來，看見矮小的元蔭又站在離此數十步外的他的妻的墓前了。不知他什麼時候竟無聲無響的走進來。他默默的站在那裏，不知在想什麼，似乎除了前面的墓碑外，再也看不見四周的別的人物。黃澄澄的太陽光射在他臉上，顯出他的不能形容的隱藏的殷憂。

『元蔭又來了，』我輕輕的對五姊說。

她道：『還不是每個禮拜天必定要來的。我們走吧，不必去招呼他了，省得打擾了他的思念。』我們悄悄的打他身邊經過，他竟沒有看見，我在小路角上回頭望了望他，他還是默默的站在那裏，眼光凝注在他的妻的墓石上，似乎這樣的重誠的等候，竟可以使他的妻復活起來和他敘話一樣。

我出墓場大門時，對五姊說道：「像這樣的一個癡心男子也真少見。至誠人一定是一個大傻子，這句話一點也不錯。」

五姊雙手握住了馬車的小鐵桿，踏上了車，我也跟着上車了，對車夫道：「回去。」馬蹄的在綠蔭的靜路上飛跑着，五姊嘆了一口氣的說道：「可惜我的妻不值得他如此的思念；也許她竟不接受他的如此的思念呢。」

我心裏很疑惑，但知道這裏一定有一段的故事在着，便要求五姊把他們的始末敘說出來。五姊道：「論理，人已死了，我們不應該再去說她。但這事，親戚中全都是知道的——你，常在學校裏，親戚中的家事當然是不會曉得的——說說也不妨。這是人世間千萬個悲劇中的小小的一個，也許值得我們爲之輕嘆一口氣的。我們也實在不能苛責她。」

馬蹄有規律的一起一落，車子離開市邊呢很遠。五姊便滔滔不絕的說着。我們說的是鄉談，車夫不會懂得的。

下面都是五姊的話：

你是沈的妻三麼？你一定是在她到了上海後纔見到的。她在上海時候，已經是一個憔悴不堪的少婦了。他們同住北京的時候，我也在北京，那時她剛做新娘不久，她的丰韻與你所見所的她，真是全不相同呢。長圓一張鴨蛋臉，眉目口鼻，都長得清秀玲瓏，說不出的可愛；雙頰上微微的

從膚裏透發出紅色來，襯着那嫩白的皮膚，真是「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赤」，一雙水汪汪的黑眼，活現出一個聰明伶俐的人來。一雙潔白而美潤，如白玲瓏的花瓣。我頭一次見到她，便覺得親戚中再沒有一個比她美得少婦了。但嫁了像元蔭那末的一個忠厚而委瑣的人物，我也不禁代她叫屈。她怎麼會嫁給元蔭，元蔭怎麼會娶到這末美好的一個妻，那是一個神祕，我們永遠不會猜透的，也許便是月下老人在那裏作怪吧。她還會看書，寫淺近的字條信札。她的字當然不大好，但方整而有秀氣，她會對我說，她很想進學堂去念書，但她父母總不答應，說：「女孫兒不必進什麼學堂，不必念什麼書，只要認識幾個字，會寫寫信，記記帳便够了。」她很後悔，當時不會爭執着要進學堂，如果進了學堂也許可以自立了。

她待人是如此的和氣，從不曾說過一句重言粗語。元蔭得了這樣的一個妻，當然是癡心癡意的愛重她了。我們也看不出她對元蔭有什麼不滿意，但也並不十分親熱，只是冷冷的，淡淡的。她很喜歡又麻雀牌，親戚間有什麼喜慶宴會，在許多桌的牌桌之間，她總占了一個座位。她很靜定的很有工夫的打着牌。在家裏她不大開口說笑，只有在這樣熱鬧場面上，她纔稱心稱意的有說有笑。她不大輸錢，有時，反贏錢，總是贏的多輸的少。所以二爺也不大干涉她的賭博。所以她竟能有牌必打，有招必到。她的「牌德」是很高尚的，大家都很愛和她一桌打牌。她不像別的賭手一樣，一輸了幾塊錢便要發火，埋怨東，埋怨西，一有了幾牌不和，便要申申的罵牌，窮形盡相的着急不堪。她只是和和平平

不動聲色的摸牌，打牌，和牌。

便在這樣的牌桌上，她第一次遇見了容芬。容芬，你一定認識他的，他是二爺的姪兒，一個人品很漂亮，且很有本領的人，只是略略的覺得荒唐一點。他在家時常常好幾夜在外遊蕩着不回來。

（容芬，我和他是很熟悉的，想不到這故事竟與他有關。）

她那一天是到二爺娘家裏去拜祝二爺的大嫂壽誕的。容芬離家很久，到他母親壽誕的前幾天纔趕回來祝壽。白天和黃昏，他在外招待男客很忙碌，竟沒有進上房來。到了午夜的時候，男客逐漸的散去了，上房的女客們也散去了。大半，只有幾個愛打牌的女客，還在那裏興高彩烈的打着牌。牌桌旁邊圍住了一大堆的旁觀者，這都是等車了的客人或家裏的人。容芬在這時由外面走了進來。他母親向他道：「外面的客人都散了麼？」他一面答道：「都散了，」一面擠進旁觀者的圈中，也在看着。他初見元蔭嫂覺得是一個生客，但顯然是爲她的清秀玲瓏的美貌所吸引住了。坐在她對面打着牌的是他的妻。他便走過去對他的妻道：「你打了一個整天了，也讓我打幾牌吧。」他的妻立起身來讓他，並對他說道：「這裏有一位客人，你不認識的。她是元蔭嫂，去年冬天過門的。」他對她點點頭，她也略立起來一下，害羞的低了頭，然後再坐下去。他們這樣的打着牌，漸漸的熟悉了，漸漸的說話了。他似乎打得非常的高興。他提議要打到天亮，整夜不睡。她說，不能打了，晚上已經太遲了，一定要回去。坐在她上手的黃太太笑道：「還是新娘子的樣子，分離一夜也不肯。」她羞得不敢再多說話，

臉上薄薄的加罩上一層紅暈，照在燈光下面，是說不出的秀媚。黃太太又道：「容哥是難得在家打牌的，憑着他打一夜也不要緊。」又對立在那裏旁觀的二爺和元蔭道：「二爺先回去吧，蔭哥也不用等了。新娘子今天晚上不回去了。」元蔭訥訥的不能發一言，只有二爺道：「不怕辛苦，打通夜也不要緊。」於是他們便這樣的一圈又一圈，一牌又一牌的打下去，直列了客人都散盡了，旁觀者都沒有了，連侍候的小丫頭和老媽子也各自去睡了，他們還在劈劈拍拍的打着牌，搥搥掉掉的洗着牌，直到天色微亮，隱隱的有雄雞高啼的聲音時纔散局。而老媽子已再起身燒茶打洗臉水侍候着他們了。

這是他們第一次相見，誰也沒有起過什麼疑慮。他們究竟在這個第一次的長久的見面裏，有沒有種上很深的印象，除了他們自己我們也不能曉得。但自此以後，容芬幾乎天天的上二爺家裏去，總坐了很久很久纔去，還不時向二爺着要湊「脚」打牌。當然，元蔭在這樣的牌局裏是一個預定的「脚」了。他又不時的要求他的妻請了幾個人到自己家裏來「打小牌」——當然元蔭嫂也必是被請者之一了——到了牌桌一舖好，他便搶先的坐下來。名義上說是他的妻打牌，其實是他自己在打牌。他的妻往往因此不高興，但因爲平常服從他慣了的，也不敢說什麼。他和元蔭嫂因此常常的見面，常常的說說笑笑，一點忌諱也沒有；元蔭嫂也不再像初次見面時那樣的帶着羞澀。她也還不時的明諷暗嘲着他，如一個很親近的密友。仍然是沒有一個入會起過什麼疑慮。打牌，那是最正當的聚會，牌桌上的笑話謔嘲，那也是最平常的事。但未免使容芬的妻微微的起詫異的，便是，容芬從見了元蔭嫂後，不再在

外頭留連一夜二夜的，而只要在家裏搶小牌打打，而且打牌的興緻很高。這是從來未有的事，通不禁暗暗的高興着他性情的這樣的變遷。二孀也未免微微的起詫異，這便是，元蔭總近來打牌的時候更多，而且總要深夜纔回家，而且不打牌的日子，悶悶的坐在家裏，表現着從來沒有過的悶然深思。

容芬要走了，他不能在家久住，因為他局裏公事太忙，不能離職過久。他到二孀家裏辭行時，二孀又留着他在家裏打小牌，吃便飯。在牌桌上大家覺到元蔭嫂的懶懶的不高興的情緒。黃太太問道：『元蔭嫂今天身體不大好？』她點點頭道：『略有一點頭痛。』於是這牌局很早的便散了。第二天清早，元蔭嫂梳洗了便出門，說是去找一位女友林太太，直到了傍晚纔回，似乎情緒很激動，眼眶有一點紅紅的，然而也沒有什麼人注意到。沒有一個人會疑慮着會有什麼事要發生。

她在家裏更是冷漠漠的，對於打牌也沒有那末高興了，元蔭總是死心塌地的奉承着她。她對他卻總是那副淡淡的冷冷的臉孔，也不厭惡，也不親切。

容芬離家了三四個月，彷彿是他自己運動着遷職至總局裏來。總局是在北京，於是他可以常常住在這裏。

自他到了北京後；牌局便又熱鬧起來。元蔭嫂似乎對於打牌的興緻也恢復了。容芬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，晚上的朋友開花酒局和牌局總是能推卻的便推卻掉，老早的便回家，或到二孀家裏，和幾個太太們打打小牌，——元蔭嫂當然是在內——他母親和他的妻很高興他現在是能安分了，二孀也以他

的變情易性爲幸事。

有一天，二孀到東安市場去買東西，她彷彿看見元蔭嫂在遠遠走着，有一個男人，像是容芬的樣子，和她並肩而走，說說笑笑，轉入攤角不見了，她纔開始有些疑心。以後，她每站在牌桌邊，看見他們倆打牌時，神色總有些不對，時時互視而笑。因爲有了疑心，於是一切都有可疑的痕跡了。她因此對於容芬的殷勤走動，也不大高興理會他，總是冷板板的一副臉。當他嬉皮笑臉，要求她讓成牌局，在她家裏打牌時，她總是百端阻擋。元蔭嫂要出去打牌，也沒有那末方便了。每次出外，她雖不說什麼，總有些不高興的樣子，且再三叮囑她早回。這個神情，他們倆都是聰明人當然看得出的。於是容芬在表面上是不大踏到她家裏去了，元蔭嫂除了有應酬外，也不大出外打牌了。然而他們卻彷彿因了這樣的隔離，反愈顯得接近。有一天，元蔭的弟弟從中央公園回來，他告訴他母親說，他看見在公園的柏樹下面，嫂嫂和容芬竟手牽手的站在那裏，低低的說着話。他覺得很詫異。二孀再三的吩咐他不要多嘴對別人亂說。這一天下午，她便帶了去，把這事私自告訴了她的嫂嫂，叫她約東容芬的行動。容芬的妻也知道了這事，竟悲切切哭了一夜。而她家裏的牌局也不再有了。不知他們倆用了什麼神祕的方法來互通消息；彷彿他們倆表面上雖見面極稀，而實際上仍是時時有的相會的。

有一天，二孀出去應酬了，說是到晚上纔回來。元蔭也有朋友約去吃晚飯了。只有元蔭嫂一個人在家。二孀忽然覺得頭暈，不能久坐，便很早的等不及上席便回來了。她敲了大門進去，看見容芬正

從門裏出來，見了她，臉上似有些不好意思。她把他叫住了，厲聲問他爲什麼來這裏，他唯唯聽聽的連忙走開去了。元蔭瘦是臉紅紅的坐在自己房裏。她來不及脫去新衣服，便絮絮切切的明譏暗諷的對元蔭教訓了一頓，並說，以後再也不許容芬踏進大門口了。元蔭整整的哭了一夜，第二天，飯也沒有起牀來吃。元蔭不知什麼緣故，竟嚇得呆了，再三再四的勸慰着她。她只是哭。並不理會他。他問他母親，少奶爲什麼哭？二爺冷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爲什麼，你去問你自己的媳婦好了！」這使元蔭更迷惑難解。他對這事是一點消息也不知道的。過了幾天，他彷彿也有些明白了，然而他是天生的懦弱的人，又是一味溺愛他的妻的，竟連一句譴責的話也說不出。見了她的終天悶悶不樂，反想了種種方法要使她高興。

容芬從此絕跡於二爺之門，元蔭瘦從此不大打牌，且不大出外應酬了。就是出外應酬或打牌，二爺也總跟了去。但她心緒似乎很不好，也實在不願意打牌或應酬，寧願躲在房裏，在牀上悶悶的繃着，即在應酬場中也沒有從前那末伶俐可喜，和光照人。

親戚們始而疑，繼而一個個都知道這事了。漸漸的大家對於元蔭瘦似乎都有些看不起的样子。她每次在應酬場中，似乎總有許多雙冰冷如鐵箭的譏諷的眼光，向她射來，同時，還彷彿聽到許多竊竊的私語，也似乎都是向她而發的。她幾乎成了一個女巫，成了一個不名譽的罪犯，到處都要引動人家的疑慮和譏評的了。她往往託辭頭暈，逃席而歸。彷彿她自己的小房間便是她最安全的寄生之所一樣。

。一出了這個房間，社會的壓迫和人世間的譏笑便緊緊地追到她身上來了。因此，不必她婆婆的留心防守，她自己也不高興出大門了。

然而要把一對情人隔絕了，似乎比把海水隔開了一條路還難。鬼知道他們倆用什麼方法通信或見面！總之，他們似乎仍是不時的見面。她婆婆不時的明譏暗罵。監視她的行動，比獄卒監視他們的囚犯還嚴密，她受了這樣的待遇後，總要在房裏幽泣了一天兩天，絕食了一天兩天。這使元蔭非常的難過。他也幾乎要陪了她而絕食。二孀因此益覺得生氣，每每厲聲罵元蔭沒有志氣。然而元蔭還是死心塌地的一味愛她，奉承她，侍候她。

有一天，她說是到姊姊家裏去。去了一天，直到了深夜纔歸來。第二天，有一個親戚說，他看見元蔭又和容芬在一處並肩走着了。她婆婆特地叫人到她姊姊家裏一問，果然她昨天並沒有到她家去。這使她婆婆益益的不能信任她，益益的監視得她嚴厲周密。

然而他們的關係似乎還是繼續下去。她的行動竟非常的詭秘，使二孀防不勝防。二孀終日指桑罵柳的諷諭着她，她除了在房裏幽泣之外，再不答說什麼。然而過了幾天，她又窺一個空出外了；似乎又是去和容芬相會。鬼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來通消息，鬼知道他們是設了什麼計劃來求會面的。「情人是一個大勇的人，」這句話真是不錯。我想不到像元蔭這樣的一個婉媚的少婦，在這個地方，仍竟能冒舉世之不諱，而百計設法，詭變層出，這真是誰也想不到的！

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去，我是親戚中最少數可憐她的境遇，而且能原諒她的衷情的一個。我在房裏坐了一會：她沒情沒緒的坐在那裏，臉色也慘白得多了，說話也不大如前的機警了。她桌上牀頭上放了許多小書。她說，她常常的把他們翻看，但往往看不了幾頁，便看不下去，仍把他們拋開了。房裏是可以靜出鬼來。據她說，有好久了一個朋友也沒有來過。她又低低的對我說道：『我想，我不會活得長久的。像這樣苦生，真不如死樂！』我勸慰了好久，但她搖搖頭，嘆道：『你們好福氣的人，永遠不會知道我的苦楚的！』我當時真是難過，幾乎要伏在桌上哭出聲來。我任怎樣也不忍譴責她！我心裏充滿了憐惜，悲憫。可憐這樣的一個美好的少婦竟要生生的斷送在這樣苦境之下了！我們兩個人默默的相對；我偶然擡頭，見窗外有兩株桃花正天天爛爛的盛開着。蜜蜂在花間營營的忙碌着。春意似乎欲泛溢出天井外邊來，然而她的房裏卻永遠不會受到這個感應，她房裏的空氣是嚴肅猶如死的。在她房裏坐了許久纔出來，二嫂還對我罵了她許多不堪的話。我實在不忍聽她的，幾乎要掩耳而逃。後來，他們搬到上海來了。臨行的那一天，有人看見容芬在第二個月臺上徘徊着，也不敢過來送別。不知他們倆究竟會見最後的一面沒有。

真的，是最後的一面：元發被殺到上海後，竟不到兩年便死去了。我想，這正如她自己所說的，她的死也許要比她的生快樂些。

聽人家傳說，自元發被殺開了北京後，容芬又回復了他前幾年的原樣子，喝酒，打牌，到妓院去

，時時四五天不回家，而且，據說酒喝得比以前更兇更多。

馬蹄的，有規則的一起一落，當五姊說完了以上的故事，我們的車子已經過了大馬路，過了蘇州河向北走了。

聽了這樣的一個小小的人間悲劇，竟使我不恰了好幾天。我每見着五姊，我心裏便覺得有一縷莫名的淒涼兜上心來。我永遠記住這一個人間的小小的悲劇。

王 榆

那年端午節將近，天氣漸漸熱了，李媽已買了箬葉糯米回來，分別浸在涼水裏，預備裏糉子。母親忙着做香袋，預備分給孩子們掛，零零碎碎的紅緞黃綾和一束一束綠色，紫色，白色，紅色，橙色的絲線，夾滿了一本臃腫的花樣簿子。有一種將近歡宴的氣象懸繫在家庭裏，懸繫在每個人的心上。父親忙着籌款，預備還米鋪，南貨鋪，酒館，裁縫鋪的賬。正在這時，郵差遞進了一封信，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，信封上寫着不大工整的字，下款寫着『鹽水王寄。』母親一看，便道：『這又是王榆來拜節的信。』抽出了一張紅紅的紙，上面寫着：

恭賀

太太

大少爺 大少奶

諸位孫少爺 孫小姐

節禧

晚

王榆頓首

每到一個季節，這樣的一封信必定由郵差手中遞到，不過在年底來的賀箋上，把「節禧」兩個字換成了「年禧」而已。除了王榆他自己住在我們家裏外，這樣的一封信，簡簡單單的幾個吉利的賀語，往往引起父親母親懷舊的思念。祖母也往往道：「王榆還記念着我們。不知他近況好不好。」母親道：「他的信由墨水發的，想還在那邊的盤卡上吧。」

自從祖父故後，我們家裏的舊用人，散的散了，走的走了，各自顧着自己的前途。不聽見三叔，二叔或父親有了好差事，或親戚們放了好缺份，他們是不來走動的。間或有來拜拜新年，請請安的，只打了一個千，說了幾句套話，便走了。只有王榆始終心如一；他沒有事便住在我們這裏，替我們管管門，買買菜；他也會一手很好的烹飪，便當了臨時的廚房，分去母親不少的勞苦。他有事了，有舊東家寫信來叫他去了，他便收拾行李告辭，然而每年至少有三封拜年節的賀片由郵差送到，不像別

的用人，一去便如鴻鵠，一點消息也沒有。

我不該說王檢是「用人。」他的地位很奇怪，介乎「用人」和親密的朋友之間；除了對於祖父外，他對誰都不承認自己是用人。所以他的賀片上不像別的用人偶然投來的賀片一樣，寫「沐恩王檢九叩首拜賀，」只是素樸的寫着「晚王檢頓首。」然而在事實上他却是一個用人，他稱呼着太太，少爺少奶，孫少爺，孫小姐，而我們也只叫他王檢；他在我家時，做的也都是用人或厨子的事。他住在下房，他和別的用人們一塊兒吃飯，他到上房來時，總垂手而立，不敢坐下，雖然從不會像別的用人樣打千，叩頭。

他最愛的是酒，終日酒氣醞醞的，清秀瘦削的臉上紅紅的蒸騰着熱氣，呼吸是急促的，一開口便有一種酒糟味兒撲鼻而來。每次去買菜蔬，他總要給自己帶回一瓶花雕。飯不吃，可以的，衣服不穿，也可以的，要是禁止他一頓飯不喝酒，那便如禁止了他的生活。他雖和別的用人一塊兒吃飯，却有幾色私房的酒菜，慢慢的用箸挾着下酒，因為這樣，別人的飯早已吃完了，而他還在淺斟低酌，盡量享受他酒國的樂趣，直到粗作的老媽子等洗碗等得不耐煩了，在他身邊慢慢的說：「要洗碗了，喝完了沒有？洗完碗還有一大堆衣裳等着洗。今天早晨，太太的襖子又換了下來。下半年還有不少的事要做呢。」

他便不高興的叱道：「你洗，你洗好了！急什麼！」他的紅紅的臉，帶着紅紅的一對眼睛，紅

紅的兩個耳朵，顯着強烈的憤怒，又借端在廚房裏悻悻的獨罵着，也沒有人敢和他頂嘴，而他罵的也不是專指一人，母親聽見了，便道：「王爺又在發酒風了，」但並不去禁止他，也從來不因此說他。大家都知道他的癖氣，酒風一發完，便好好的。

他雖飲酒使氣，在廚房裏罵着，可是一到了上房，儘管酒氣醞釀，總還是垂手而立，喏喏連聲，從不會開口頂撞過上頭的人，就連小孩子他也從不會背後罵過，——這在別的用人是常常如此的。

偶然有新來的用人，看不慣他的傲慢使氣的樣子，不免要撼觸他幾句，他便大發牢騷道：

「你要曉得，我不是做用人的人，我也曾做過師爺，做過卡長，我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。我在這里是幫忙的，不像你們！你們這些貪吃懶做的東西！」

真的，他做過師爺，做過卡長，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，他並不會說謊。他的父親當過小官僚，他也讀過幾年書，認識一點字。他父親死後，便到我祖父這裏來，做一個小小的司事。他的家眷也帶來住在我們的門口。他有母親，有妻，有兩個女兒，在我們這裏，我們看他送了他的第二個女兒和妻的死。他心境便一天天的不佳，一天天的愛喝酒，而他的地位也一天天的低落。他自己燒菜，而且燒得更好，反正沒有事，便自動的跑到我們廚房裏來幫忙，漸漸就成爲一個「上流的厨子，」也可謂「愛美的厨子。」祖父也就非吃他燒的菜不可。到了祖父有好差事時，他便又舍厨子而司事，而卡長了。祖父故後，他也帶了女兒回鄉。我們再見他時，便是一個光身的人，愛喝酒，愛使氣，他常住在

我們家裏，由愛美的厨子而爲職業的厨子，還兼着看門。

他常常帶我出門用他變變的收入，買了不少花生米，薄荷糖之類，使我的大衣袋鼓了起來。但他見我在泥地裏玩，和街上的『小浪子』『搵錢』或在石階沿跳上跳下，或動手打小丫頭，便正顏厲色的干涉道：『孫少爺不要這樣，衣服弄髒了，』『孫少爺不要跟他們做這下流事，』『孫少爺不要這樣跳，要跌破了頭的，』或『孫少爺不要打她，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女！』我橫被干涉，橫被打斷興趣，往往厲聲的回報他道：『不要你管！』

他和聲的說道：『好，好，好，同去問你祖母看，我該不該說你！』他的手便來牽我的手。我連忙飛奔的自動的逃進了屋。所以我幼時最怕他的干涉。往往正在『搵錢』搵得高興時，一眼見他遠遠的走來，便拋下錢，很快的跑進大門去，免得被他見了說話。

全家的人都看重他，不當他是用人，連父親和叔叔們也都和顏的對他說話，從不會有過一次的變色的訓斥，或用什麼重話責罵他，——也許真輕話也不會說過——他是一個很有身分的用人（？）但這個稱謂是不對的，所以底下又加了一個疑問號，不過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別的話句來稱他，他的地位是這樣的奇特。……

我第一次到上海來，預備轉赴北京入大學，這時，王隴正在上海電報局裏當一個小司事，一月也有三四十元。他知道我經過上海，便跑來見我，殷勤的邀我到酒樓裏喝酒去。我生平第一次踏到這樣

的酒樓。樓下櫃臺上滿放着一盆一盆的燻炙的鷄、鴨、肝、腸，塘邊滿排着一甌一甌的紹興酒。樓梯邊空處是幾張方桌子，幾個人正在喝着酒，桌上只有幾小碟的冷菜。王榆領我一直上樓，倚着靠窗的一張方桌坐下。他自己又下樓去，說道：「就來的，就來的，請坐一坐。」窗外是一條一條的電線，時時動蕩着，啾啾的聲音，由遠而近，連支線的鐵柱上也似有啾啾的聲音，接着便是一輛電車駛過了。車過後，電線動蕩得更厲害，這條線的動蕩還未停止，而那邊的電線上又有啾啾的聲音了。車過後，遠遠的電線上還不時發出燦爛的火光。我的幻想差不多隨電線而動蕩着。而王榆已雙手捧了幾包報紙包着的東西上樓來。解開了報紙，裏面是白鷄，燒鴨，燻腦子之類，正是樓下櫃臺陳列着的東西。他道：「自己下去買，比叫他們去買便宜得多了。」我們喝着酒，談着，他的話還是帶有教訓的氣味，如當我孩提時對我說的一樣。我有點不大高興，勉強敷衍着。他喝了酒，話更多，紅紅的一張清秀瘦削的臉，紅紅的細筋顯在眼白上，而耳朵也連根都紅了，嘴裏是酒氣噴人。我直待他酒喝够了，才立起來說：「謝謝了，要回去了。」他連忙攔阻着道：「還有麵呢。」一面又叫道：「夥計，夥計，麵快來！」

我由北京回到上海時，他已先一年離開了。聽人傳說，電報局長換了人，他也連帶的走了，住在那個舊局長家裏——他也是他的舊東家——充當廚子。但常常喝酒，盡辭氣，太太很不高興他，因此他便走了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。這一年的年底，我接到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。像這樣的信封，我是

許多年不會見到了。從熟悉的不大工整的字體上，我知道這是王榆的拜年信。這一次他只寫着：「燕賀大少奶，孫少爺，孫小姐年禧，」因為只有我母親和妹妹和我同住上海。賀箋之外，還有一張八行箋，還有兩張當票。他信上說，他現在在吉林，前次在上海時，曾當了幾件衣服，不贖很可惜，所以，把當票寄來，請我代贖。我正在忙的時候，把這信往抽屜裏一塞。過了十幾天不會想起，還是母親道：「王榆的當票，你怎麼還不替他去取贖呢？」我到抽屜裏找時，再也找不到這封信和這兩張當票。我想大約已經滿期了吧。他信上說，快要滿期了，一定要立刻去取。我很難過不會替他辦好這一事。然而，到了第二節，他又寫信來拜節了，却沒有提起贖當的事，我見了這「恭賀少奶孫少爺節禧」的賀箋，便覺得會做了一件負心的事，一件不及補救的負心的事。

在我結婚之前，合家已遷居到上海來，祖母也來了，且帶來了幾個老家人，王榆這時正由吉林到上海，祖母便也留着他幫忙，在家裏，在禮堂裏，他忙了好幾天。到結婚的那一天，人人都到禮堂去，沒有肯在家裏留守的，只有他却自告奮勇的說道：「我在家裏好了，你們都去。」這使我們很安心，他是比別人更可靠，更忠心於所事的。這一天他整天的不出門，酒也喝得少些。我們應酬了客人，呆了一天後，在午夜方才回家。而他把大門大開着，大廳上點了明亮亮的一對大紅燭，幫忙的人也有一個個已先時回來，都在等候着。一見汽車進了弄口，他便指揮衆人點着鞭炮，在霹靂拍拍的響聲中，迎接我們歸來，迎接新娘子的第一次到家。他見我的妻和我只在祖先神座前鞠躬了幾下，似乎不大

高興，可是也不敢說什麼。

他在這裏，暫時屈就了廚子的職務。在他未來之前，我家裏先也有了兩個用人。這兩個用人見他那麼傲慢而古板的樣子，都不大高興。他還是照常的喝着酒，從從容容的一筷一筷挾着他私有的下酒的菜，慢慢的喝着。喝了酒，臉色紅紅的，眼睛紅紅的，耳朵連頸頸都紅紅的，而一口的酒糟氣，就在三尺外的人都聞得到。且還依舊借端發癲氣，悻悻的罵這個，罵那個，還指揮着這個，那個，做這事，做那事，做得不如意，便又悻悻的罵着，比上人更嚴厲。爲了他這樣，那兩個原來的用人也不知和他吵過幾回嘴，上來向母親控訴過幾次。母親只是說道：『他是老太爺的舊人，你們讓他些，一會兒就會好好的。』他們見母親這樣的縱容他，更覺不服，便上來向我的妻控訴着。有好幾次，他們私自對我的妻說：『王榆做廚子真好舒服！他把好菜留給自己下酒，却把壞的東西給主子吃。昨天，中飯買了一條黃魚，他把最好的中段切下來自己清燉了吃，魚頭和魚尾却做了主子的飯菜。那有這樣的廚子！』第二天，他們又來報告道：『昨天中飯，他又把鹹蟹的紅膏留下自己吃了，蟹殼和蟹肉却做了飯菜。』如此的，不止報告了十幾次。我的妻留心考察飯菜，便真的發現黃魚是沒有中段的，鹹蟹的紅膏只寥寥可數的幾小塊放在盤子裏。她把這事對我說了，也很不以爲然。我說道：『隨他去了，他是祖父的舊人。』

『是舊人，難道便可以如此舒服不成！』妻很生氣的說着。我默默的，不說什麼。

過了一二月，幫忙的老家人都散去了，只有王爺，祖母還留在廚房裏幫忙，然而口舌一天天的多了；甚至，底下人上來向妾說，他是這般那般的討少奶奶不恭敬，聽說什麼茶是少奶奶要買的，他便道：『我不會買這茶，』連少奶奶天天吃的鷄子，他也不肯去買，這樣的話，使妻更高興。

有一次，他領了五塊錢去買菜，菜也沒買，便回來在廚房裏咕嚕咕嚕的罵人，說是中途把錢失落了。幾個底下人說：『一定是假裝的，是他自己用去了，還了酒賬了。』但妻見他窘急得可憐，又補了五塊錢給他。他連謝也不說一聲，還是長着臉提了菜籃出門。這又使妻很生氣。

妻見我回家，便憤憤的又把這事告訴了我。我慰她道：『他是舊人，很忠心的，一定不會說假話。』妻道：『是舊人，是舊人，總是這樣說。既然他如此忠心，不如把家務都交給他管好了！』

我知道這樣的情勢，一定不能更長久的維持下去，而王爺他自己也常想告辭，說工錢實在不夠用，並且他受不了那末多的閒氣。然而他到那裏去好呢？這樣的古板的人物，古怪的脾氣，這樣的使酒謾罵的習慣，非相知有素的人家，又誰能容得下他呢？我爲了這事躊躇了好幾天。後來，和幾個朋友商定，叫他到一個與我們有關係的俱樂部裏去當聽差，事務很閑空，而且工錢也比較的多。他去了，還是一天天的喝酒，喝得臉紅紅的，眼睛紅紅的，耳朵連頭頸都紅紅的，一開口便酒氣噴人。他自己燒飯燒菜吃，很舒適，很舒適的獨酌着，無論喝到什麼時候都沒人去管他。然而，他只是孤寂的一個人，連癖氣也無從發，又沒有一個人給他罵，給他指揮，而且寥寥的工資，又實在不夠他買酒買菜吃。他

常常到我家裏來，向我訴說工錢太少，不够用。又說，閒人太多，進進出出，一天到晚開門關門，實在忙不了。我嘴裏不便說什麼，心裏却有些不以他爲然。

然而他雖窮困，却還時時燒了一鉢或一磁缸祖母愛吃的菜蔬，送了來孝敬給「太太」吃。祖母也常常拿錢叫他買東買西，叫他燒好了送來，「外江」廚子燒的菜，她老人家實在吃不慣。

有一次，俱樂部裏住着一個我們很要好的朋友。他從天津來，沒地方住，我們便請他住到俱樂部一間空房裏去。於是王榆每天多了倒臉水，泡茶，買香煙等等的雜事，門也要多開好幾次，多關好幾次，他又跑來對我訴說，他是專管看門的，看門有疏忽，是他的責任，別的事實在不能管，我說道：「他不過住幾天便走的，暫時請你幫忙幫忙吧。」而心裏實在不以他爲然。

有一天清晨，他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：「你的那位朋友，昨夜一夜沒回來。今天一回來，便和衣倒在牀上睡了，不知他幹的什麼事。我看他的樣子大不對，要小心他。」又說道：「等了一夜的門，等到天亮，這事我實在不能幹下去。」我只勸慰他道：「不過幾天的工夫，你且忍耐些。他大約晚上有應酬，或是打牌，你不必去理會他的事。」而心裏更不以他的多管閑事，愛批評人的態度爲然。

過了幾天，他又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：「你的朋友大約不是一個好人。他一定賭得很利害，昨夜又沒有回來。今天一回來，便用白布包袱，包了一大堆的衣服拿出門，大約是上當舖

去的。這樣的朋友，你要少和他來往。」我默默的不說什麼，而心裏更不以他爲然。我相信這位朋友相信決不會如此，我很不高興王爺這樣的胡亂猜想，胡亂下批評，且這樣的看不起他。

過了幾天，在清早，他更着急的又跑來找我，懷着京大秘密要告訴我似的。我剛立在階沿、太陽和煦的把樹影子投照在我們的身上。他悄悄地說道：「我打聽得千萬萬了，他實在是去暗的。前天出去了，這兩天兩夜不會回來。這樣的人你千萬不要再和他來往，也千萬不要再借錢給他，他是拿錢去暗的。」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相信這位朋友決不會如此，我不願意這位朋友被他侮辱到這個地步。我忽然想出一個妙法，將那盆花，猛力踢下天井去，砰的一聲，兩個賊色都從盆裡跌成片片了。同時罵着說道：「要你管他的事做什麼！」他一發狠，轉身走出大門，非常之快快的。
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裏後悔不迭；他不會從祖父那裏受到這樣嚴厲的訓斥，不會從父親那裏受到祖父母那裏受到過這樣嚴厲的訓斥，如今却使我這裏受到！我當時真是後悔，真是不安，——至今一想起還是不安——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，但自尊心把我的脚步留住了。我漠然的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外。我想他心裏一定是十分的難過的。他殷殷的三番兩次跑來告訴我，完全是爲了同我關切之故，而我却給他以這樣大的侮辱，這侮辱他從不會受之於祖父，父親，二叔，三叔或別的舊東家的。唉，這不可追補的遺憾！我願他能寬恕了我，我願向他告一個十個百個的罪。也許他早已忘記了這事，然而我永不能忘記。

又過了幾天，好幾個朋友才紛紛的來告訴我，這位朋友是如何如何的沈溺於賭博，甚至一夜輸了好幾千元，被人迫得要去投江。凡能借到錢的地方，他都設法去借過了，有的幾百，有的幾十。他們要我去勸勸他。王倫的話證實了，他的猜疑一點也不會錯。他可以說是許多友人中最先發現這位朋友的狂賭的。王倫的話證實了，而我的心裏更是不安，我幾乎不敢再見到他。我斥責自己這樣的不聰明，這樣的不相信如此忠懇而親切的老人家的話！

然而，他還在俱樂部看着門，並不因此一怒而去；大約他並不把這個厲聲的斥責看得大礙到了吧。這使我略覺寬心。但隔了兩個月，他終於留不住了，自己告退了回去。促他告退的直接原因是：俱樂部來來往往的人太多；有一天，他出去買菜，由裏邊出來的人，開了門不會關好，因此，一個偷掩了進來，把包的一箱衣服都偷走了。他說道：「這樣的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！」於是，在惶惶中獨自寫了幾天之後，在用墨筆畫了一個四不像的人體，頭上鎖着鐵鍊，上面寫道：「偷我衣服的賊骨頭」把牠釘釘在牆上幾天之後，他便向我和幾位朋友說，要回家了，請另外找一個看門的人。我道：「回家還不是沒事做，何妨多留幾個月，等有好差遣了再走不晚。」他道：「這裏……再住下了，工錢又少，又辛苦，且偷了那末多東西去，實在不能再住了，再住下去，一定還要失東西。回去先住在女兒家裏，且順便看看母親，有好幾年不見她了。住在那裏有機會也是一樣的。」

我們俱不安，湊了一點錢，償補他失去衣物的損失。他收了錢，只淡淡的說了聲謝謝。

此後每逢一個年節，他還是寄那紅紅的賀箋來，不過賀箋上，在『恭賀太太，大少奶，孫少爺』之下，又加添了一個『孫少奶』的稱謂。從去年起，他的賀箋的信封上，寫的是『陳慶分卡王寄，』顯然的他又有了很好的差事，又做了卡長了。

祝福這個忠懇的古直的人！

春蘭與秋菊

四娘家裏前後後不知用了多少個丫頭；大的出嫁了，小的又由媒婆手裏賣了進來。丫頭是最好使用的僕人，或者更可以說是最好用的有生命的機器。她們不像老媽子，要每月出許多工錢給她們，只要整批的花了一筆錢買進來後，便可以隨便給她們一口飯吃，幾件破衣服穿，一張破木凳或一塊地板睡，用個十年，八年，乃至十四五年，而不破費一個錢。有時，逢年遇節，也賞給她們一點賞錢，然而可以叫她們儲積起來，買新布做衣服，這錢還不是等於主人自己儲積的麼？等到出嫁了，還可得到一筆財禮，足以補償買進來的資本而有餘。偶然的這個丫頭長得標致些，還是以補償十年八年『豈養衣食』之費而有餘，且四娘家裏卻還不至於如此的以丫頭爲『奇貨可居』。她有時把財禮都拿來做陪嫁的衣服了，有時，甚至於還貼錢進去，如果這個丫頭是她所寵愛的。所以，四娘家許多親戚中，是以賞待了頭著名的，雖然也不時的打罵；而丫頭出嫁時，總要依依不捨的哭着，出嫁後，如果

夫實走近處，也還時常來走動，問候，宛如一家親戚，譬如跟家的三姨太，便是四爺從前用的蓮香，她也是時常來的，居然滿身的珠翠綉緞，和六姨們在一桌打牌，喝酒，家裏的人也不復當她是一個下人。這裏使用過的丫頭了。

使用丫頭還有一件便利處。老媽子罵了她幾句，也許便要頂嘴，便要負氣告退，不管平時看待她如何的好。她究竟是一個獨立的人，有她的性格，有她的癖好，有她的傲骨，有時，主子還要受她的挾制。老媽子真是很不容易使用的。而且，假若她不是什麼老資格，總不容易設法。這許便要乘主子不在家時，偷捲了些衣飾而逃走。這用丫頭倒沒有這種的不便利處。她是屬於你，她和菓子，椅子，鏡櫃，銅牀一樣，是你的所有物，你隨時隨地的使用她，一天到晚用她，一夜用到了亮，她也不敢說一句辛苦；一刻不便叫老媽子去取東西，都可以叫她去做。你還可以隨意打罵她，罵她，虐待她，罵她方便，要她圓便圓；她自己所有的物了，誰敢牽干涉一絲！也許她也不說一句苦。你背後叨叨的罵你，咒罵你，但背後的話，那裏管得了許多。你如果偶爾聽見了，還可以給她一頓臭打，叫她下次不敢再在背後罵人。而且，即使你對她的壞，也不怕她飛上天去，她已是一隻飛不到雙翼的籠鳥了，要飛也飛不去。因此，她是比老媽子更可信託。有的時候，她又會也許要奪權的，你可以表面上款待他們很好，叫道：「荷花，（或桃花，）你的爸爸媽媽來了，快出來見見他們。」同時，還對他們誇說，你待她是如何的好，如同待自己的孩子一般，不像別人家那末隨便打罵，

叫他們放心，不必常來探望。你這樣的陪着她父母，一直到他們告辭。他們父母女兒是一句氣話也不能說。這樣的一趟兩趟，大概父母們也就不再來了。如果他們還要來個三趟四趟，你便可以對媒婆發話了，叫她去禁阻他們來探望。如此，他們便也不好意思再來了。如此，這丫頭便完全是你的人，是你的所有物，和你的桌子，椅子，鏡櫃，銅牀一樣，要她方便方，要她圓便圓，再也不會有人來管你來干涉你。

因此，我們家鄉，買了丫頭來使用的，幾乎十家有八家。故鄉不容易買到，便到外省去買，托親戚去買。這有兩便：一則價格便宜，二則她父母決不會來探望。因此，便有專做販賣丫頭的生意的人，每乘了荒年，到外省鄉村裏去收羅農家的女兒，用了賤價買進，用了高價賣出，一進一出，得利不少。雖然官廳會懸示禁止，會時時訪查，但也捉不了那末許的丫頭。

四姨常道：「她們到了我們家裏比在鄉下是舒服得多了，吃白米飯，穿乾淨的衣服，一天到晚沒有不滿足的。我們不買了她，也許已經在鄉下餓死了，也許要到那虎口般的主人家裏去受苦。」因此她淘買了頭，似乎一半帶着慈善的性質。在她的家裏，不知有多少個丫頭，進進出出。

在這許多進進出出的丫頭當中，我要介紹給你們的是四姨中年時代使用的春蘭，和六姨使用的秋

蓮兩個小丫頭，真是可驚的不相同。春蘭比秋菊先到四姨家裏來。她是一個清秀的女孩子，長長

的鴨蛋臉，五官都很整齊，只是臉色慘白些。她由媒婆領來時，還只有六七歲。四隣一見她便十分的喜歡。她的價格比平常的丫頭門得高，四隣卻終於不肯買了她。她進門後，只是不言不笑的，笑着似有似無，低聲低語去後，她也不哭，也不吵鬧，更不鬧回，如別的丫頭那樣。約過了半個月，她的臉上方才有些血色，也活潑了些，會說會笑。時只六七歲，卻已會做不少的事，如端椅子，掃把，擦桌，洗滌，以及掃地之類。四隣很喜歡她。長如看待自己的女孩一樣，不大她叫做苦事，也不大打罵她。她氣越來打她幾下，那手掌卻是輕輕的落下，一點也不用力，好像只是做着打的樣子給人家看，並不是真的打她。她的來歷，沒有一個人知道，也從來不見有什麼人來探望她，問她自己，她也記不大清楚。後來，媒婆說，托她寄還孩子的是她的叔叔，她的父親好像還在做過什麼司爺的。但到她三歲時，她的父母便都死了，從此寄養在她的叔叔家裏。

歐蘭比塔蘭養來一年，年齡卻比塔蘭大幾歲。她是一個矮矮的身材，圓圓的臉，眉目都長得醜相。眼珠邊有些雀斑，臉色雖不怎紅潤身子卻很結實，一看便知其鄉間農家的女兒。媒婆領了她來時，她父親也趕了來，是一個忠厚無用的農人，披著一樸老繡子，一句話也不會說，見人也不知招呼，媒婆道：「他本不打算寄養女兒的，實在窮得没法，爲了遺事，他們夫妻，學了好幾年呢！他恐怕女兒要壞人家，再三的勸我，要我一家好主子，留她便少些也不理緊。我知道六奶奶買一個丫頭，所以領了她來要就寄在塔蘭家上，是養個丫頭。」這塔蘭正立在廳上，聽了，媒婆便道：「你父親道：『你看

還嫌太太的小丫頭，也是由我手裏買進的。你看她那裏像個丫頭的樣子，衣服千千淨淨的，一天到晚沒事做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又不打罵，管過人家的小姐。要不是這樣的好人家，我怎麼會領了你的錢來。我不能再學，把好好的女孩子送到虎口殺的人家去！」她父親眼淚汪汪的說，他再問答一句，但心裏似乎安了些。六個看家秋菊的畜牲，他買下，本不打算買下，經不得他再三再四的游說，譬如做了一件好事，買了她罷，這是一件陰德。而她的價錢也實在便宜。便只好收買了，付了錢。秋菊始終依依的緊靠在她父親的身邊，惶惑而迷惘，不知她父親為何帶了她回家來。在離家不遠的地方，秋菊再三再四的哄騙她說，帶她下城買衣服，買果子。而不得果子也不見一個，衣服也沒買。秋菊眼淚和恨意辭歸去時，她也要跟了她父親同走。她父親俯下身，哽聲的對她說道：「你在這裏玩玩吧，爸爸就要來看你的，就要來帶你回去的。」她嗚的一聲哭了出來，那哭聲是從大而響亮，如銅角之吹動，她的雙手緊握着她父親的衣袂不肯放鬆一點，她父親騙了又騙，哄了又哄，不知說了多少好話，都不能脫身。媽媽等得不耐煩起來，說道：「扳開她的手，你走你的吧，隨她去哭去好了。」又笑着問四條道：「太太，一個孩子出世不會離開過父母的，難怪她要這樣哭，這樣不會得！」她父親似乎下了一個狠心，把她的一雙小手掙開了，急步的走出門外。她還要飛跑的追過去，但給李媽拖住了。她大聲的「爸爸呀，爸爸呀」的哭叫着，哭叫聲震動了全屋，雙腳亂跳亂躑着，李媽用盡了力氣，方才拖得她住。她父親不敢回頭一望的走了，顯然的，他心裏是不知如何的難過。

李媽道：「春蘭，你過來領着她玩。」

她的哭聲漸漸的低了，四姨拿出些糖果哄着她吃。春蘭搗了她的手到後天井裏玩去。別看春蘭比她還低半個頭，卻復會去管她玩。於是秋菊便漸漸的安靜了下來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還不時的哭着，當然是爲了想家。然而有了春蘭和她同玩，有了李媽不時哄她，她不久便也就罷了，跟着春蘭提開水壺，打茶，掃地，甚至於搗毆。

秋菊的父親果實想養了幾個月，他見女兒面色漸漸的，且衣服也穿得不錯，身體也還好，心裏也還圓圓的，便不覺什麼，便更覺愈發愈稀，以至於絕跡不來了。他每天來時，都帶了些棉布的上衣，如自己織的出薯，南瓜，秋菊太太，少奶，還有她母親做的一兩件布衣，自己織的布鞋，給秋菊穿吃。秋菊着實受了，太婆也無所說，大約她早已忘了她的娘，她怕父母了。當然，四姨是，不像別人家一樣，常常把這丫頭的父母的話調的；她所以不再來，大約是因爲已經安了心。

秋菊來了不到半年，她在四姨家裏，便已明顯的分別出來。春蘭是個每所愛愛，秋菊則爲六般所厭惡，也爲四姨所不喜。這是四姨的結果，一個清淨伶俐，一個蠢笨醜陋，誰都會覺得其可驚的不同。春蘭雖少，已經能裝水壺給太太吸了，且裝得比李媽還好。秋菊馬連最粗的裏，如掃地，也還不中用，凡是掃掃過的地，總要經過她再掃一次；她掃得只是掃了中間一塊地方，牆角和桌下，一概都置之不理。李媽罵了她，她還要頂嘴罵罵。她還有一回毛病，便是每夜，或三五隔一夜，

必安要遺尿一次，她的被褥席子都是尿騷臭。六嫂本來是叫她睡在房裏的籬欄上的。籬欄上每早有一大塊水濕印，直到下午纔來乾。不得已，只好把她的被褥拖到籬欄上睡。然而每早她起來，被褥拖起來後，地板上也仍是一大塊水濕印。爲了這，六嫂不知罵過她多少次，打過她多少次，罰過她吐子過多少次。她還是每夜必遺，夜一醒來她喝茶水，或吃多湯汁，至白，然而都沒有用，她還是每夜必遺。至少兩夜遺一次。且常六嫂罵她，她便頂頂嘴，罵六嫂打她，六嫂罵她，她便罵她。幾子連大門一碰便得見，當六嫂罵她罵一頓，她便千方百計的設法反抗，而且時低氣多，有一次，竟把李媽留下的一鉢子飯，預備晚飯泡了開水吃的，都偷吃了去。六嫂實在無可奈何她。她常指着秋蘭對人說道：「像這樣的一個壞丫頭，又夜夜會遺尿，不如將來如何送她出去！」

春蘭則把她當做病兒看待，從不會遺過尿，十歲時便會自己打掃了，不再要六媽替她梳頭了。她常笑甜，哄得四叔相信她的話，比相信自己的媽媽還多些。她每夜必替四叔梳背梳腿，一過夜裏的遺着，一過御廟帶咕嚕的御廟報告爲四叔所不能見到的家中的瑣事，及什麼人會說一句什麼話，什麼人對誰說過太太的什麼什麼。四叔最愛聽這種話。她幾乎每夜必有一大篇的話，在四叔聽了話後，而四叔便一句句的記在心上，如備藏了火藥一樣，一遇四叔着，便爆發了。四叔每日，大半由於此。有時，她沒有什麼話可說，而四叔也必要再三的問東問西——連隔老媽子的背後的話，也都作爲一種報告的資料，連五叔公家裏早上買了什麼蔬菜，今天來了什麼客人，二舅母家裏孩子哭了幾

次，老媽子打破了一只碗，也都作爲一種報告的資料。

六嫂和老媽子們曉得四嫂的耳朵沒有靈通，一定是春蘭在裏邊搗鬼，她後，所以她才件事都知道，於是她們便都恨春蘭入骨。四嫂愈喜歡她，她們愈恨她。有一次，六嫂和四嫂頂撞時。甚至於如此說：「聽了丫頭的話，這倒罵起媳婦來！丫頭是你自己人，媳婦不是！」四嫂聽了氣得索索抖，立刻把春蘭叫來，一手拿起雞毛帚，好像嗚呼的打下去做似的，頭問道：「我是不是聽了你的話？你爲什麼叫別人疑心你多嘴！打死了你，便不會有人再疑心你挑嘴了！」而春蘭躲在方桌下，四嫂的倒執在手的雞毛帚的筍柄，拍拍的在響着，卻總是打在桌腳上，不會打到春蘭身上。六嫂後來背後對二舅母說道：「這末拔丫頭，索性當她做女兒好了！說是打她，那會打到她身上一下，不打在桌腳上，便打在椅腳上，誰不曉得是假裝的！這個樣子做上人，真好笑煞人！」

十七日初夜十七日時，二人要好得形影不離，白晝平常日也都躲在房裏。一天不知爲了什麼事，春蘭卻又在提腿時唧咕咕的向四嫂報告了一大篇話，而第二天，四嫂在房裏便當衆罵十七日：「要四嫂這話，要母親了！」十七日這娘牙疼，知道又是春蘭的作怪。第三天下午，四嫂來到四嫂家，四嫂將捉住了春蘭，要拿剪刀剪了她的嘴，省得再挑撥是非。春蘭哭叫道：「十七日這話，我不了！」春蘭子在房裏怕得發抖。六嫂也怕良的鬧出禍來，便出房來再三的勸阻了十七日，這事，春蘭始終不敢去告訴四嫂。

俱春蘭雖說是很蒙丫頭的寵愛，丫頭卻總是丫頭，不像小姐一樣，終日没事的坐着，說說笑笑。她每天總有千椿百椿的事要做。小小的年紀，人家小姐當這時代，是終日的在天井中逛着，放風箏，做小鞋子，玩洋囀團，幾設小宴會，請幾個小朋友來吃；而她呢，清早起來，便要掃地，倒臉水，換水爐袋裏的水，鋪牀，被疊，吃飯時，要添飯，上菜，倒臉水；客來了，要拿點心，倒茶，裝水爐袋。天氣熱時，還要替太太打扇子；一扇一扇的涼風，都吹在別人身上，她的小手臂肩骨酸痛了，卻沒有一絲的涼意飄到她自己的臉上。晚飯後，是談閒空的時候了，鋪好了牀後，便坐階沿上聽聽風涼，看看月，和秋菊說就笑笑，猜謎，還要聽媽說故事。正在她們興高彩烈的時候，而太太房裏叫了：「春蘭，來搥腳！天天做的事也想躲過？」而六少奶房裏也叫了：「秋菊，怎麼牀也沒鋪好，便到外面玩去，好舒服的丫頭！」春蘭立起身，悄悄的咒道：「好討厭的老太婆，兩腿又不會歇氣，天天要人搥，難道別人家的手不會疲酸的！」秋菊到默默無言的進了六嫂的房間。春蘭這一搥腿，一直要搥到十一點。真的，春蘭的一隻小手臂，幾乎要酸軟，再舉不動了。兩手交換着搥，這隻手臂還未休息的，那隻小手臂又酸軟了，夜深了，秋菊的腿幾乎倦得要闔了下來，搥腿的拳頭漸漸的落下得慢了，落下得輕了。四嫂道：「怎麼？這末早便要打瞌睡！」於是春蘭又由夢中睜眼，不得不用盡了周身的能力也強打鬆起疲倦萬分的精神，重而且連的搥了幾十百下。啊，秋菊雖說是常爲六嫂打罵，她卻沒受過

瘦弱年輕力壯，用不着搥腿。

這樣的生活，度過了秋菊春蘭兩姊妹的少女時代，秋菊更胖而結實了，但還依然的那末醜，依然的每夜或隔一夜必要遺尿一次。六嫂常愁没人要娶她，而她正是可以出嫁的時候了。春蘭比她年輕，還可以再等幾年，但她倒出落得比前可愛；眉清目秀的一雙鴨蛋臉，一個紅紅的小櫻桃似的嘴，蘋果紅的面頰，身材輕巧靈活，但五臟六腑事中的老態，倒還是打她的主意，比六嫂更會擇婿，打過主意，且會托六嫂向四嫂提過一次，但四嫂怕嫌他太老，又沒有什麼好主意，每每至於親自向四嫂提出這個要求，但四嫂倒嫌五嫂太老，怕五嫂不肯嫁，這就只好打退主意，且疏懶好了她媽媽，還叫她自己來認，說要學做生意，四嫂倒也不肯，五嫂不肯，四嫂倒肯，總之，對於這些要求，她一概拒絕了。時也長談，時也短談，如五嫂，還要多住此幾年呢。現在談不到出嫁的事，小哀是：一半與四嫂替她舞一門好親，又可以常常見面的，一半也是因為正在為用時，實在捨不得遣送了去，春蘭她自己也很得意，譬如，她聽了七嫂求婚的消息，便對李媽道：「這太老的人，太太倒肯了，我也真寧死不嫁給他呢！」

這一年一年地過去，四嫂漸漸的由一個老女人，變為一個好親，有一天，一個同鄉的老婦人烏七，從前會常常來和四嫂談話，或和春蘭談話，談話的，這時便值了一個年青時分，來自四嫂，從他前也見過四嫂的，吃了茶後，說道：「李媽說，六小姐有一個丫頭娶親，這個後生，名豬尿，姓王，是我船上的一個夥計，人很忠厚老成，家境也好，自己很勤些錢，明年他也可以有一隻

船，當老板了。我帶他來見見太太，想說成了這門親事，他父母很想他能早些成家。他今年才二十二歲，一四齡見這般生個促不安的坐客椅上，臉色羞紅的，而身體很結實，看樣子也似很忠厚，便有些首肯，說道：「你們請坐一坐，這是六少奶奶，我要進去和她商量商量。」六少奶奶見了這般的好親，心裏很高興，把不得發誓，便道：「只受了弟好，也不計財禮。」

秋菊和王豬頭見了一面後，成理了，當真忙著替秋菊做了好幾身新衣服，她這般做也該請到隻木箱，箱裏是銀錢，再過了幾天，男家便用花轎來抬了她去，也在幾對吹鼓手，在轎前但熱鬧的吹打。後來男家夫婦夫妻感情很好，回到鄉後，公婆也十分的疼愛她，不到一年有了孕，第二年，她的丈夫又因病去世了許多禮來，很熱熱的求見太太和六少奶奶，說：「秋菊這一個男孩，很胖很壯的，比那羅金着太太和六少奶奶，和聲請姐姐，摩挲他，所以特地叫來請安。請安罷，他的船已經修好了，這一次便是第一次由故鄉回鄉，做自己的生意。又說，太太，六少奶奶，如要帶什麼東西回鄉，我這裏什麼東西，儘管吩咐，辦好了。」此六少奶奶自己的新女婿這般動，回鄉道：「想不到秋菊這氣道樣好，會對到了這樣的一門好親。婚禮就是有緣分的，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。」後來，王豬頭每次到這裏來做生意，總要來四鄰裏請請安，且總要送了不少的土儀來，直到了四鄰遷居到上海為止。

四鄰遷居到上海後，春蘭還不會出嫁，總是高不成，低不就的。而春蘭紅潤如蘋果的雙頰，似乎

漸漸的有些褪色了。她時時的憂鬱的坐在廚房裏，也不大活潑，也不大說笑。這樣的過了半年，四姨疑心她有病，想找一個醫生來看看她究竟有了什麼病，

這時，春光正在門外徘徊着，綠草由泥土中伸出頭來，金黃的柳絲，低了頭，搖來搖去，如面春風獻媚，桃花一簇簇的聚在枝頭，照眼的鮮紅，烏鶯都從冬眠中蘇醒了；類也似乎都感到一種神秘的呼喚，一種特別的騷動的心緒，惆悵的滿慕的情懷。四姨在這時還如平時一樣靈敏，坐在寢室，茫然的眼珠凝望着在竈洞中突突跳動的火光。臉上似乎更罩着一層說不出的憂憂，四姨常常從深夜半醒半睡之際，聽到她的淚痕滿臉，這樣的有三四天，一天早晨，四姨起來時，四姨向四姨要水。叫叫不到她，四姨道：「我起來煮粥飯時，還見她在客廳裏掃地的。」四姨的母親道：「我聽來，彷彿聽見後門呀的一聲關了，大約是她出去了什麼東西。」等了一點鐘點鐘，還不見四姨回來；直等到吃午飯時，直等到吃點心時，而四姨卻終於沒有回來。合家都覺得這事有些奇怪了，四姨去焦急的尋到客，坐立不安。她叫四姨到四姨家裏，四姨家裏，到四姨家去問，都說沒有來過。一晚時，四姨來了，四姨道：「上海地方，真像鬼域，一定是被人拐去了。快去報捕房，叫他們尋找。」四姨道：「真請四姨辛苦去一趟吧。」

四姨道：「我看她這幾天模樣子真不對，常常帶愁容的坐在寢室，不說也不笑，飯也吃得少，昨天中飯，只吃一碗，問她為什麼不添，她只吐舌肚子飽，吃不下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常常嘆氣。她

一定是想走了許多天了！」

李媽也說道：「我前天見她立在弄堂裏，彷彿和一個男人說話，只我走近便也回家了。」

六嫂道：「她近來出去買東西，往往耽擱了許久還不回來。一定有原因。」

李媽又道：「我昨天由二舅太太那裏回來時，春蘭還立在弄堂口。她隨我進了弄堂，但還回頭對一個頭戴烏打帽的男人笑笑，不知是不是就是這個男人。」

大家把平時所不注意的觀察會集在一處之後，便斷定：春蘭是跟了那個頭戴烏打帽的男人逃去無疑。

四嫂卻默默無言的坐着，雙眉緊蹙着，心裏很難過。

不久，七叔由捕房裏回來了，他說：「已報捕房了，把春蘭的照片也給了他們了，他們說，有消息時，一定立刻告訴我們知道。」

四嫂一線的盼望，現在捕房裏的人身上。到了晚上，捕房裏的人沒有來，四嫂便很着急的問道：「怎麼捕房裏的人還不來！」六嫂道：「大約不會有什麼快報。」

第二天，天色一亮。她便起來了，問道：「捕房裏的人來過沒有？」吃中飯時，又切切的念道：

「捕房裏的人怎麼還不來！」吃點心時，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，吃晚飯時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，臨睡時，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。

第二天完全過去了，還是一點消息沒有。

三天四天過去，也還毫無消息。幾個親戚，又主張說，把春蘭的照片登在報上，出賞格尋找。這事也照辦了，而五天六天七天的過去，春蘭的消息更加石沉大海一樣。四喜整天的優然焦慮，幾個太太們聚在一塊，安慰她道：「失了一個丫頭，不值得這樣焦心。你待她這樣的好，她還不辭而別，真是沒良心！沒良心的人，還去想她做什麼；從前五兒那裏不是也逃走了一個丫頭麼？後來，有人看見她，已經做了野雞，愛得那拐逃的人賣了的。這春蘭跟那丫頭又有什麼分別？」

四喜聽了這話，忿忿的難過。不禁流下淚來道：「春蘭不是那樣的人！她做過幾時賊，又騙到，自從六歲來我身邊，到如今已經十六七歲了，始終是自己的女兒；她和我一樣，也是一個好親，不做人家的家。她自己上家，做了個丫頭，下半生可以靠些靠，不替她個個尋親，要尋親這樣，悔不該去年春蘭來家，我怎麼就聽了這話，把這好親，也給賣了！但我願她遇到好好的人，快活活過一輩子便好！」

這一夜，四喜夢裏，春蘭獨自立在階前中，四喜叫她也不答應，面對面是一處空樹林。春蘭的容顏間，時時現出兇光晶晶的虎眼，狼眼，在黑漆漆的夜裏，看得格外清楚，她追著叫喚，叫我面前走，而她彷彿變了似的，一踏也聽不見，還是一步步的向大樹林走去，四喜急著的大咬了一聲，卻驚醒了自己。胸口是撲撲的狂跳着。滿身急得是冷汗。她不禁又流下淚來。

一隻小獨木舟隨流到了印渡洋的中央，一朵嬌嫩的紅花插在乾燥無比的沙漠裏，誰知道他們的運命，誰知道他們的結果呢？

過了幾個月，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合家也都淡忘了這事，只有四孀一個人還不時的記憶着她。她當道：『春蘭如果還在，來看我一次，也可以使我安心。』而最使她難過的，便是：每每她睡醒時，再沒有一隻沈重而勻稱，伶俐而熟練的拳頭，在她腿上撲撲的搥着；每當她寂寞的坐在牀上時，再沒有一張又尖又甜的嘴，唧唧咕咕的向她報告什麼人在背後說她什麼話。那一家今天來了什麼樣的一個客人。

新的小丫頭又來了一個，補上春蘭的缺。然這個小丫頭卻又蠢又不聽話：晚上睡覺，搥不上一二再下，便垂頭的睡去了；叫醒了她，只癡了幾下，又呼呼的睡着了，問她什麼話，什麼事，她總是回答『不知道。』而早晨換水煙袋的水時，也很不干净，端茶拿藥，總要摔破幾只。因此，四孀更想念着春蘭，而她的打罵小丫頭，也就不像打春蘭時之一有名無實了。

去年四孀回歸故鄉時，秋菊曾帶了她的胖孩子來請安。這孩子已經有四歲了，會說會笑，很有趣。而秋菊身體比前似乎更好，見人總是和氣的微笑，完全改了做了頭時的頭強而寡柔的態度。她似乎很得意。她說，公婆待她很好。丈夫也很好，生意也發達。她耳孔中帶了一副金耳環，頭上插着一條金挖耳，手上是一對很沈重的金鐲，手指上是一個鑲珠的金戒指，身上的衣服雖是藍布的。卻極清

潔。

四籬嘆道：「春闈要有你這樣的福氣便好了！」

病室

外面是無邊的黑暗，天上半顆星兒都沒有，北風虎虎的吹著，伸出簷外的，爐火微紅，蕪酒半酣，花生的硬殼拋了一地，而囉作響。屋內秋迂，仲宣，亦公和子通，圍爐而坐。爐火微紅，蕪酒半酣，花生的硬殼拋了一地，而他們的談興正濃。

秋迂似有所感的輕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人生是不可測的……今天晚上，是四個人圍爐而坐，是喝着蕪酒，吃着花生米，是高高興興的酣談著。但誰曉得明天的事。也許我病了，也許你又遇到什麼了。像亦公後天就要往南邊去，今夜此樂，豈可再乎？人生是不可測的……前途黑漆漆……誰看得見。」

子通舉了盛酒的茶杯說：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儘說這些掃興的話做什麼！乾一杯，秋迂！」
亦公也說：「秋迂要罰乾一杯！此地只宜談風月，說什麼渺茫而遠遠的人生，人生！」他也舉起了他的茶杯。

秋迂神情不屬的，並不答理他們，似乎沈入深思。

爐邊的伴侶，一時都沈靜而敗興。

「你想什麼？」

「我正想到一個人的事，覺得人生真是渺茫，真是不可測之極了！」

「你這話說的說道：『人生有什麼不可測的。我們向前走，我們自己的前途，明顯的展現在那裏。種種什麼子便開什麼花，一點也不會錯，有什麼不可測的。』高的，遠的，深的，我們都不必問，我們只切切實實的生活著，努力着好了，如走山上嶺一樣，走了一段，似乎山頂就在前頭，卻還要再走一段，再走一段，這樣一段段向前走的精神，把人生弄得光明了，燦爛了，走路，只要走着，便是人生，便是幸福。你想者是最苦惱的人，整天嚷嚷杞人憂天絕頂的傻子聰明人不是『今朝有酒今朝醉，』便是『不斷的前前走着。……』」

秋廷搖住他再說下去，笑道：「你的話不差，但這樣冠冕堂皇的理論，須得到公共的承認上講去，我所感佩的卻是事實的翻示。譬如疾病……」

「你通又搶着說了：『就譬如疾病吧，雖說『生老病死』是人生四大苦，但就有人在疾病中得幸福的，你如果有丁愛人，而你病了，沈寂的病室裏，一縷金黃的日光射在地上，時鐘的嗒嗒響着，這共那你的愛人帶了含苞的鮮花，以及醫生所允許而你愛吃的食物來了。她雙眉微蹙，如薄霧裏的春山，更顯得美麗可愛；她坐在你的床沿——如果你不病，她決不會坐在你的床沿的——她低聲的安慰着你，說些無關緊要的話，報告些無關緊要的消息，讀些輕妙的詩篇。她竟會這樣坐在你的床沿人生

天。——如果你不病，她決不會留得這未久的。——她心裏是泛溢着愛的輕愁，你心裏是泛溢着愛的愉悅。愛神站在你枕頭上微笑着，她送來的花朵站在床邊小桌上的膽瓶裏也微笑着。她走了，你心裏還泛溢着愉悅，你臉上還泛溢着微笑。這不是「偶然小病亦神仙」麼？如果你沒有愛人，那末，年少美貌的看護婦……」

亦公笑道：「好了，子通他自己在畫招供呢，你們聽聽看。」

秋迂道：「別再打岔了，我的話還一句沒說呢。我說的也正是愛神，也正是疾病，卻不是一個微笑的故事，如子通所說的。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，可憐沒有子通那末好的幸福，他爲了他的病，……唉！我不忍說她！」

亦公道：「你說吧，不准子通再來插嘴。他再來多話，等我來封閉他的嘴！」

子通對他白白眼。

秋迂嘆道：「說起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呢，想你們幾位都也認識的。他便是葉澗。」

子通道：「自從五年前分別後，我沒有再見過他。聽說他近來住在上海，生着肺病。現在怎樣了？」

亦公道：「我去年經過上海時，還會見過他一面。他事情很忙，身子很瘦弱，還時時乾咳着。」

秋迂道：「現在他的病更深了。上個月我在上海時，曾到他家裏去過幾次。臨行時，還到他家去

書別，秋庭在床上，握着我的手說道：「秋庭，再見。你下次再來時，決不會再見到我。我自己想，大約不會再見兩三個月了。」魯隨又嘆氣道：「苦生不如善死！這無用的軀殼多！幾次日月落又何必！見到北京諸友，煩告訴他們說，瀟瀟是不能再見他們了！」他桌上還放着我們幾個人在西山沿路下拍的照片。他回頭見到這張照片，不禁悽楚的長吟道：「當時年少春衫薄……」我的眼眶裏幾乎盛滿了熱淚，我那忍立刻離開了他。我真想不到我們豪氣蓋世的瀟瀟，竟落得這樣悽慘的下場！」

秋庭的聲音有些顫抖了，眼眶邊有幾顆淚珠，在燈光下閃耀着。爐中新添了煤，火光熊熊的。戶外北風似乎更急了，鉛皮的烟通，不住的唧唧的響着。

「現在離了他又有一個多月了，那曉得他還在人間吐吸着那一絲半縷的氣呢，還是已經安眠在綠草黃泥之下了，我那時真不忍離開他；多就獨一刻就是刻不會再有的時光。我們要說千萬句話，而都格在心頭，格在喉頭，一句也說不出。我們默默的相對。我不忍正視瀟瀟的臉，你想想，他在北京時是多末瀟灑清秀的一個少年。臉色是薄薄的現着紅潤，濃黑的柔髮，一小半披拂在額前。暮春時節，他穿了湖色的綢衫，在北河沿高柳下散步，微颺把他的衣衫拂拂的吹起，水影裏是一個李處絕世的瀟瀟。他的朗朗如銀鈴的聲音，那一次不會吸住了朋友們的聽聞，不會難倒了反對方面的意見。他的理解力，辦事的幹才，又那一件不超越過我們。子通，你的事，要不虧壞替你設計，替你劃策，替你奔

走你那裏會享到現在的艷福。子通，恕我不客氣的這樣說——而今呢？相隔不到五六年，他完全成了一個人了；青春的氣概不再有了，美秀的容顏消失了，翩翩的風度滅絕了。如今與其說他是「人」，不如說他是一具活骸。走一兩步路都要人扶挾，雙腿比十歲的孩子還軟弱，說話是不上三五句便要狂咳，險呢，我不忍形容，比乾枯的骷髏只多了一层皮，只多了一雙失神的大眼，兩排的牙齒是嶙嶙的露着。他那雙手，也瘦得如在X光底下照出的，攥住他，如攥住了幾根細木。唉，當年的蘋澗如今的蘋澗，人生是可測的麼？我不忍正視他的臉，我避開他，在他屋裏四望着。屋裏是比前一次我來這裏時更混亂齷齪了。床前的痰盂，盛着他一絲絲的帶血的痰塊的，有好幾天不曾拿出去換水了。桌上的瓶花，乾枯同床上的主人，已有幾瓣變了色的花瓣落在桌上，也沒有人來收拾了去。畫片上，桌上，窗戶的玻璃上，滿是灰塵。地上廢紙瓶塞亂拋着。床上的被窩，顯見有好幾天不曾整理過。幾張真子上都散亂無序的放着藥水瓶，報紙，雜誌，詩集，小說，還有咬廢半塊的蘋果，吃了半支的菸頭。靠近房門邊，又放着一張小的單人床，那是他夫人睡的，被褥也散亂的放着，沒空摺疊過。

「你的夫人呢？」我不覺順口問他。

「還不是又出門去了！」他嘆着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「她那一天會在家裏留下來，總算早晚歸，拋我一個人躺在床上。飯是老媽子燒好了端來放在桌上，也不管我吃不吃，也不問我該吃什麼，」說到這裏，一陣急咳把他的話打斷了，至少咳了兩三分鐘，臉上漲得通紅；慢慢的喘了幾口氣，「

杯水，方才復原，「倒杯水也要自己做，要水要茶，喊了半天還沒有人來，房裏沈寂如墟墓。你看我還有一口氣，其實是已死的屍體，被放在這空闊的『棺室』裏。倚着枕，看見日光由東牆移到地板上，再移到西牆，看見窗外那株樹的陰影，長長的照在天井裏，漸漸的短了，又漸漸的長了。看見黑貓懶懶的睡在窗口負暄；走了，又來，黃昏時，又走了，那牆上的掛鐘，已經停了三天了，也沒有人去開！」又是一陣狂咳迫着他，停止了他的話。

「我後悔不該問了他那句話致引動他的憤慨。我只得又倒了半杯水給他喝，勸他道：『不要多說話了，多說話是於你有害的，息息吧。』」

「他說：『不，謝謝你，我已看得很清楚我的運命了：死神的雙翼，已拍拍的在半空中飛着，他的陰影半已罩在我的臉上。不在這還能說話時對好友多說幾句，再也沒有時候可說了，而況你明天就要走了，現在是最後一次聽見我的語聲了。……』」

「外面有人敲大門。接着便聽見女人的口音問道：『黃媽，有客人在房裏麼？』她隨即進了房門，這便是他的夫人紫涵。把她和蘋澗一比較，是可驚異的差歧；一個是充滿了生氣，雖然雙眉緊蹙着，臉上現出幾分憔悴的樣子，而掩不住她的活潑，靈動，和血氣的完足；一個是，剛才已經說過了，與其說他是「人」，不如說他是一具「活屍」，只賸了奄奄一息。她坐在床沿，和我敷衍了幾句後，便低了頭，沈默着。

「房裏寂如墟墓，暮色隱約的籠罩上來，我便立起來說道：『太晚了，不坐了。蘋澗，好好的保重自己；再見，再見！』」握了握他伸出的小手，輕輕的。他悽愴的說道：『再見，恕不能起來送你。』」

「我心裏沈沈的，重重的，似沈入無底的深淵，又似被千萬石的鉛塊壓住，說不出的難過。這悽楚的情緒，直把我送到北京，還未完全消失。」

亦公道：「他們倆不是前年冬天在上海開始同居的麼？我還記得他們倆剛剛同居時是如何的快樂。每個星期日的午後，蘋澗總和她同遊環鏡園；如一對雙飛的蝴蝶似的，在園中並肩緊靠著走，並肩緊靠著坐在水邊，甜蜜蜜的低語着。春天似乎泛溢在他們倆的臉上，春光幾乎爲他們倆占盡，垂柳倒映在池面，他們倆也倒映在池面，並坐着，低語着，手互握着。不知羨煞了幾何走過這一對鴛鴦面前的男女。不料結局卻是如此，真是想不到的。」

仲宣道：「愛情比蝴蝶還輕，飛到東，又飛到西，這是常事。」

「秋嘆道：『也不奇怪。紫涵，我們要設身處地替她想。一個將死的病人，一聞沈寂如墟墓的靜室，能把一個活潑，騾動，血氣充足的青年女子終天關閉，拘留在那裏麼？我初到上海，第一次看黃調時，他已經病得不行了，但還沒有睡倒在床。他終日坐在牀前晒太陽，看看輕鬆的小說和詩歌。紫涵也終日陪伴着他坐着。時時忙着替他拿藥水，拿報紙，拿書，拿茶，拿痰盂，他的癖氣卻一天天的窮了身體而變壞。動不動便生氣，一點小事不對，便不留情的叱罵她，茶太冷了，湯拿得不對了，牛奶湯得

太慢了，件件事都罵她，彷彿一切事都是她有意和他爲難。而罵了幾句後，便狂咳不已。

「我病得這樣子，你還使我生氣，恨不得叫我早一天死，你才好早一天再嫁別人！」像這樣的話也常常罵我。有一天，紫涵偷空跑到我這裏，向內子告訴了大半天，幾乎是連哭帶說的，不知她心裏是如何痛苦。憂悶，悲傷，她道：「爲了他，我什麼苦都肯吃。我見他一天天的消瘦下去，恨不得把我的肌肉割補給他。我一天到晚侍候他，而他總沒有好臉對我，不是罵，便是叱，而且什麼話都罵得出口。我從孩子時候起，活了二十幾年，那會受過這樣的罵，那會吃過這樣的苦！我爲了他是病着，一句話也不敢回答。有苦只好向自己說，更吞，有委屈只好背地裏自己流淚悲傷。爲了他的病，我會幾安舒過一天，安睡過一夜。我向來不信佛，不信神。而今是許願，求籤，什麼事都來。我願冥冥中的天神，早一天賜給我死，而把我的餘年給了他。我的苦吃够了，人生的辣味也嘗够了，真不如死了好！而他這幾天來，更無時無刻不和我生氣，醫生戒他不要多說話，他卻終日罵人，罵了便咳嗽，還病那裏會好！還不如我避了他，使他不生氣好。」她更曼長的嘆了一口氣，如夢的說道：「過去的美境，過去的感情，如今遠遠了，遠遠了，未結婚時，他是如何的殷勤，我要什麼，半句話還沒有說完，他連忙去付我來了；結婚後，他是如何的溫存，只有我噴他埋冤他的份子，他那裏有對我回說半句重話。而今這幸福已飛去了，遠遠的遠遠的飛去了，不再飛來了，只當是做了一場美夢，可惜這美夢太短了，太短了！」她越說越難過。回憶勾起她萬縷的愁恨，不禁伏在桌上嗚咽的泣著。良久

，良久，才抬起頭，說道：「這樣的生，不如死好！」淚珠一串串的掛滿了他的臉。內子只有陪着他嘆息，一句勸慰的話說不出。

「後來，聽見內子說，癩潤是，一天一天的，生氣時候更多了。紫涵爲了免他見面便動氣之故，只好白天避開了他。我第三次去看癩潤時，紫涵果不在家裏。他獨自睡在床上。房間裏是如此的陰慘，沈寂，似乎只有盤伏在窗口負暄的黑貓是唯一的生物。這裏的時間，一刻一秒似乎有一年一月的長久。我不知沈澁在病海中的癩潤將如何度過這些悠永沈悶的時間。他也叨叨囑囑的告訴我許多關於紫涵的話，而最使他切齒的便是她天天出外，太陽沒有晒進屋便走了，太陽已將落山還未歸來，拋他一個人在家，獨自在病海中掙扎着。他微吟道：「貧病故人疏！不，如今是，貧病妻孥疏了！」他臉上浮着苦笑。

「對牆掛着一幅放大的他們倆的照片，背景絲絲的垂柳，一塘的春水，他靠在她肩上，微笑着。在他們倆的臉上都看得出甜蜜的愛情和青春的愉樂是泛溢着。」

「這是一個永不再來的美夢。」

秋庭凄然的不再說下去。屋裏的四個人悵然的相對無語。

爐火微紅，北風狂吼，伸出簷外的烟通被吹得嚶嚶的響着，外面是無邊的黑暗。

一片片的白雪，正瑟瑟的飄下，屋瓦上，樹枝上已都覆了一層薄薄的白衣。

月白風清之夜，漁火隱現，孤舟遊客。『忽聞江上琵琶聲，』這嘈嘈切切的音，引引起的是無限的懷涼；繁燈酣宴，酒香盈室，絮語叮嚀，有談鶯座，以箸擊桌而歌；若醒，若醉，這歡樂所引起的，是熨暖豪華之感；至若流泉淙淙，使人有崇潔之意，松風颯颯，令人有高曠之思，洞簫幽怨，益增午夜的靜悄，胡琴低昂嗚咽。奏出難消的愁緒，這些聲調都是可知的，現世的，是現世的悲歡，是現世的愉悶，是現世的情懷，獨有在沈寂寂的下午，紅紅的午日曬在東牆，樹影花影交錯的印在地上，而街頭巷尾，隨風飄來了一聲半聲的盲目的算命先生的三絃聲，而你是獨坐在沈寂寂的書室裏，這簡單而熟悉的錚錚噹噹之聲，將引起你何等樣子的心緒呢？這心緒是不知的，是神祕的，是渺茫的，是非現世的。這錚錚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，彷彿是一個白衣天使的幽微的呼喚，呼喚你由現世而轉眼到第二世界，呼喚你由狹窄的小室中游心於曠蕪無邊的原野，這錚錚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，彷彿是命運她自己站在你面前和你叨叨絮絮的談着，你不能避開了她的灰白如死人的大而悽慘的臉，你不能不聽她那些淡泊無味而單調的語聲。呵，這錚錚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，雖只是一聲半聲，由街頭巷尾而飄來你的書室裏，卻使你受傷了，一枝無形的毒箭，正中在你的心。

誰都會這樣的受傷過，就是十七歲的麻木笨重的心裏，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。她茫然的，

鷹——從天降的眼來，無目的地注在牆角的蛛網上，這蛛網已破損了一角，黑色的蜘蛛，正忙着在修補，灰牆上正滿綴着紅花。階下的一列美人蕉，也盛放着，紅色黃色而帶着黑斑的人染紅花，正伸張了大口，向着燦爛的春光微笑，天井裏有石縫中的蒼苔，還依舊的蒼綠，花臺裏的芍藥，也正怒發着紫芽。十七日離白這裏的故家，不覺的已經三年了，如今重來時，這裏的一切都還依舊，天井裏的一切都還依舊，只有她卻變了，變了！這短短的三年，使她由少女而變爲婦人，而無憂無慮的心，乃變而爲麻木笨重，活溜溜的眼珠，乃變而板滯失神，微笑的桃紅色的臉，乃變而枯黃，憔悴，慘悶。這短短三年，使她經歷了一生，她便是這樣的停滯了，不再前展了，如一池死水似的，灰色而穢濁的停滯着。她這樣茫然的站在天井裏。由街頭卷尾隨風飄來一聲半聲算命先生的三絃聲。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裏，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。運命她自己似乎正和她面對面的站着。

「姑姑，快來看，新娘子回來了！」她的一個五歲同姓女，圓面紅潤的臉上微笑着，由大廳裏跑跳了來向她道。她的小手，強塞入她姑姑的手裏，「姑姑，去看，快去。新娘子還帶了紅紅金金的許多匣子東西回來呢。」

她渺茫的，空虛的，毫無心緒的，勉強牽了這個孩子的小手，回到前面大廳裏來。

新娘子是她的第三弟媳，前三天方才娶進門的，她自出嫁後，三年中很少歸寧到兩天以上。這一次是破例，因爲有了喜事，所以回壩，她婆婆，特別允許她多住幾天。

十七嫂在九歲時，她母親曾有一天特別的叫了一個算命先生進門，爲她算算將來的運命。錚錚噹噹的三絃聲，爲小丫頭的叫聲。『算命的，算命的，』而中止。小丫頭執着盲目的算命先生的探簪竹棒的一端，引了他進門來，他坐在大廳的椅上，說道：『太太，要替誰算命？男命？女命？』

她母親道：『是女命，九歲，屬虎，七月十六日生。』

算命先生自言自語的念了許多大書不盡的術語後，便向她母親道：『太太，我是喜歡說直話的，有凶說凶，有吉說吉，不能瞎說騙錢，太太，是麼？這命可是不大好，命中注定要尅……太太，這命，雙親都在麼？』

『父親已故，母在。』

『是的，命中注定要尅父。不要出嫁得太早，二十四五歲正當時。出嫁早了，要尅子。太太，這命實在硬，太太，我是喜歡說直話的，有凶說凶……』

小丫頭仍舊領了這瞎子出門。錚錚噹噹的三絃聲又作了，由近而漸遠，漸漸的消失於街頭的喧聲中。這時，天井裏幾樹桃花正盛開着，花臺裏的芍藥，正怒發紫芽，而蜘蛛也正忙着在牆角佈網。十七嫂穿着紅紅的一個蘋果臉，正在階前太陽光中追逐着一隻小黑貓。她毫不留意着她未來的運命。煩惱她的，只有：她的一雙耳片，還隱隱的作痛。前天她母親，論隔壁的顧太太替她穿了耳環孔，紅色的細線，還掛在空中。顧太太的手不會發抖，短短的針，很俐落的便在粉嫩的耳片中穿過了，當時並不

等其發響，所以咸寧和鄰居都喜歡請她穿女孩子的耳環孔。十七嫂兩個姊妹，也都前後由顧太太的手，替她們穿了耳環孔。她是她家裏最小的女孩，顧太太穿了她的耳片後，要等她家第二代的她孩子們長成後，才再有這個好買賣呢。

春天，秋天，如在北海上面溜冰的人似的，很快的，很快的一個個滑過去了，十七嫂不覺的已經二十歲，這正是出嫁之年，也許已經是太遲了些。十七哥這時正由北京學校裏畢業回家。四叔和四媽忙著請媒人，房東媳婦。而十七嫂遂由媒婆的撮合，做了十七哥的新娘子。

新房裏放着一張大鋼牀，是特別由上海買來的，嶄新的綠羅帳子，方整的張在牀架上，兩隻白銅的帳鉤，光亮的勾起了帳門。帳眉是繡了許多許多花的紅色緞子，還有兩個繡花的花籃式的飾物，懸了帳門兩邊桌子，椅子，衣架，皮箱，鏡檯，鎖櫃，都是嶄新的，幾乎可以聞得出那『新』味來。窗前的桌上，放一對高大的錫燭臺上面插着寫着金字的大紅燭，還放着幾隻嶄新的茶碗茶杯，牀底下是光潔亮澤的地毯，大大小小的金漆的衣盆，腳盆之類，這房間一走進去便覺得沈沈迷迷的，似有無限的喜氣，『新』氣。

四叔看待新娘子又是十分的細心體貼。新少奶長，新少奶短，一天到她房裏總有七八趟，吃飯時，總要她好菜揀在她碗裏；『新少奶不要客氣，多吃些菜。』早上，十七嫂到上房間好時，她總要說；『新少奶起這末早！沒事不妨多睡睡。』

六嫂看見婆婆特別的寵愛新來的媳婦，心裏嫉妒得說不出，竊竊的對張媽說道：「怪稀罕的，三天的新鮮！」

然而十七嫂過門一個月後，四叔便署理了天台縣，四叔在浙江省做了二十年的小官僚，候補的賦閒的時間總在十二三年以上，便放出差來也是苦差，短差從沒有握過正印，這一次的署理天台縣正堂，直把全家都喜歡得跳起來。四婦整整三天的笑得合不攏嘴。她在飯桌上說道：「都是靠新少奶的福氣！」

她過門的第三個月，又證明有了孕在身。這使四婦格外得高興。她說道：「大房媳婦；娶了幾年了，還不生育一男半女。新少奶過門不久，便有了身。菩薩保佑她生男孩子，周家香火無憂了！」

她自此待十七嫂更好，更體貼得入微：「新少奶要保養自己，不要勞動。要吃什麼儘管說，叫大廚房去買。」

晚上廚子周三到上房間太太明天要添什麼菜時，她在想好了老爺少爺要吃的菜後，總要叫李媽去問問新少奶要吃什麼不。新少奶總回說不要，然而四婦卻自作主張的吩咐道：「周三，明天爲新少奶買一隻嫩雞，清燉。嫩好了叫李媽送到她房裏。好菜放在飯桌上，你一箸，他一箸，一會兒便完了，要吃的人反倒沒份！」

她每天到新少奶房裏去的時間更多了，坐在窗前的桌上，絮絮叨叨的談着家常細故，訴說六嫂的

不做婆婆，好吃懶做，又問問她家中的小事。看她桌上放着正在繡花的鞋面，便道：『樣子真好！誰畫的花？新少奶真有本事。』臨出房門時，便再三的吩咐道：『不要多做事，不要多坐，有事叫媽，張媽做好了，不要自己勞動。』

十七嫂是過着她的黃金時代。六嫂是嫉妒得說不出。兩子上和她數數衍衍。昔地是竊竊絮絮的罵着。也不知是男是女？還只三四個月呢。這末嬌貴，吃這個，吃那個，好快活。婆婆也不像婆婆的樣子，只是整天的在她房裏跑；也不知是男是女？便這麼愛惜她！』

十二月，雪花飄飄揚揚的落了滿屋瓦，滿天井，四叔正忙着做他的五十雙壽，這是他生平最熱鬧的一次壽辰。前半個月，合家便已忙碌起來。前三天，空屋已經掛着紅色的牌坊，大天井上面是搭蓋了明瓦的天篷。請了衙門裏的兩位要好的司爺，經和那房裏的事。送禮的人，紛至踏來。十幾個戴着紅纓帽，穿着齊整的新衣的底下人出出進進，如蚱蜢在草叢中穿飛着。幾個親戚們也早幾天便來做客了；幾個孩子，全身嶄新的紅衣綠衣，在大廳裏，天井裏，跑着笑着，或簇集在一地，看着挑送進來的禮擔。火腿是平放在擔中，雞屈伏在鞭炮紅燭之間，鴨子伸出頭來，唧唧的問顧着；間或有白色的鵝，頭頂着紅冠，而長項上還圍了一圈紅紙；間或有立在地上比桌子還高的麴盆，大饅頭盆，盆上裝飾着八仙道海，麻姑獻壽等等故事中的米麵做的人物。晚壽那一夜，已有十幾桌酒席。大廳上，花廳裏，書房裏，坐滿了男客；門前少奶的房裏，四爺的房裏，六嫂的房裏，也都擠着太太們，小

姐們。紅燭十幾對的高燒着，大廳裏，花廳裏，書房裏，紅紅的掛滿了壽幛，壽聯，壽屏。本府跟大
人也送了一軸紅緞帽子來，而北京做着侍郎的二伯，也有一對壽聯寄來。上席時，鞭炮燃放了不止數
萬，震得客人耳朵幾聾，連說話也聽不見。門外是雪花飄飄的揚揚的落下，而這裏是喜氣融融的，暖
暖和和，一點也不覺得是冬天，一點也不覺在下雪。第二天是正壽，客人更多了，更熱鬧了，連府尊
也很早的便來拜壽，晚上是三十桌以上的酒席。連大天井裏也都擺滿了桌子。包辦酒宴的是本城最大
的一個酒館，他們已有三四天不做別的生意，而專力來籌備這周公館的壽宴，燒菜釀酒，一碟一碗的
送給打雜的吃，大爺們，老媽子們，不屑吃這些呢！

四叔滿臉的春風，四嬸滿臉的春風，十七哥滿臉的春風，十七嫂也終日的微笑着，忙着招呼客人
，連六嫂也在長而愁悶的臉上顯着笑容，老人家周升更是神氣旺足的，大呼小叱，東奔西走，似乎主
人的幸福便是他的幸福，主人的光榮，便是他的光榮。

直到了深夜，很晏很晏的深夜，客人方才散盡，而合家的人都輕鬆的舒暢了一口氣，如心上落下
一塊石頭。這繁華無比的壽辰是過去了。

第三天，彩紮店裏來折了天篷彩坊去，而天井角裏還紅紅的堆積了無數的鞭炮的殘骸和不少的瓜
子殼，梨皮。

四嬸又在飯桌上說道：『新少奶的福氣真好，今年一進門，老爺便握了正印。便見這樣熱鬧的做

壽。今年，福官（十七哥的小名）也要有好差使才好。明年，小娃娃是會笑會叫公公了，做壽一定更要熱鬧！」

十七嫂低了頭，不說什麼，而六嫂心裏是嫉妬得說不出。

果然，不到半個月，而十七哥有事了，是上海的一家公司找他去幫忙的，雖然不是什麼頂好的事，而在初出學校門的人得有這樣的事做，已經很不壞了。忙了三四天的收拾行李，而十七哥動身赴上海了。

四嬌含笑的說道：「新少奶，我的話沒說錯麼？說福官有事，便真的有事了。新少奶，你的福氣真好！」

這時，十七嫂的臉上是紅潤的，肥滿的，待人是客客氣氣的，對下人也從不吃罵。她還是一個新娘子的樣子。四嬌常道：「她的臉是很有福相的。怪不得一娶進門，周家便一天天的興旺。」

然而黃金時代卻延長了不久，如一塊紅紅的剛從爐中取出的熱鐵在冷水中一樣。黃金時代的光與熱，一時都滅熄了，永不再來了。

四叔做五十大壽後，不到二月，忽然覺得胃痛病大發。把舊藥方撮來煎吃，也沒有效驗。請了呂中幾個有名的中醫來，仁一貼，我一劑，也都無用。病是一天一天的沉重。他終日躺在牀上呻吟着，有時痛得翻來滾去。合家都沈着臉，皺着眉頭，一位司爺薦舉了天主堂裏的外國人，說他會看病，很

靈驗。四嬸本來不相信西醫西藥，然到了中醫治不好時，只好沒法的請他來試試。她來了，用聽筒聽了聽胸部，問了問病狀，搖搖頭，只開了一個藥方，說道：「這病難好！是胃裏生東西。姑且配了這藥試試看。」西藥吃下去了，病痛得似乎還是有增無已，彷彿以桶水救車薪，一點效力也沒有。

病後的八九天大家都明顯的知道四叔的病是無救的了。連中醫也搖搖頭，不大肯開方了。電報已拍去叫十七哥趕回來。

正當這時，不知是誰，把十七嫂幼時算命先生算她命硬要尅什麼什麼的話傳到閻家來。六嫂便首先咕嚕着說道：「命硬的人，走一處，尅一處，公公要有什麼變故，一定是她尅的！」四嬸也聽見這話了。她還希望不至於如此。然而到了病後十天的夜裏，四叔的症候卻大變了，只有吐出的氣，沒有吸進的氣，臉色也灰白的，兩眼大大的似釘着什麼看，嘴唇一張一張的，似竭力要說什麼，然而已一句話都不能說了。四嬸大哭着。周升和司爺們忙着預備後事。再過半點鐘四叔便死去了。合家號啕的大哭着，四嬸哭得尤凶，「老爺呀，老爺呀！」雙足頓跳着的哭叫。兩個老媽子在左右扶着她，小丫頭不住絞熱手巾給她揩臉。沒有一個人敢去勸她。

在一「七」裏，十七哥方才趕回來，然而他說：「那邊的事太忙了，不能久留在家。外國人不好說話，留久了，一定要換人的！」所以到了三「七」一過，他便回到上海去。

家裏只是幾個女人。要賬的紛至踏來。四叔雖說是做了一任知縣，然而時間不長，且本來虧空着

，要十七嫂時又借了錢，做壽時又用多了錢，要填補，一時也要填補不及。所以他死後，遺留的是不少的債。真做壽時的酒席賬，也只付了一半。四嫂一聽見喪賬的來便哭，只推說少爺不在家，將來一定會還的。底下人是散去了一大半。

在「七」裏，每天要在靈座前供祭三次的飯，每一次共飯，四嫂便哀哀的哭，合家便也跟她哭。而她在絕望的，痛心的悲哭間『疑慮』如一條蛇似的，何游來鑽進她的心裏。她愈思念着四叔，而這蛇愈生長得大。於是她不知不覺的也跟隨了六嫂的意見，以爲四叔一定是十七嫂死的。她過門不一年，公公便死了，不是她尅死的還有誰！『命硬的人，走一處尅一處！』這話幾乎成了定論。而家中又紛紛藉藉的說，新娘子頸骨太大，眼邊又有一顆黑痣，都是尅人的相。且公公肖羊，她肖虎，羊遇了虎。還不會尅死麼？於是四嫂便把思念四叔的心，一變而爲恨怨十七嫂的心，彷彿四叔便是十七嫂親自執刀殺死一樣。於是終日指桑罵槐的發開氣，不再進十七嫂房裏問坐間談，見面時，冷冰冰的，不再『新少奶，新少奶』的叫着，不再問她要吃什麼不，也不再揀好菜往她的飯碗裏送。她肚子很大時時要躺在牀上，四嫂便在房外罵道：『整天的躲在房裏，好不舒服！吃了飯一點事也不做，好舒服的少奶奶！』有時她要買些雞子或蹄子燉着吃便拿了私房的錢去買。四嫂罵道了，便叨叨囁囁的罵道：『家用一天天的少了，將來的日子不知怎樣過。她個闊綽，有錢買雞買鴨吃，在房裏自由自在的受用！』

十七嫂一句句話都聽得清楚。她第一次感到了她無告的苦惱。她整天的躲在牀上，放下了帳門，幽怨的低哭着，滿腔的說不出的衷曲。而婆婆又明諷暗罵了：『哭什麼！公公都被你哭死了，還要哭！』

新房裏桌子，椅子，櫥子，箱子以及金漆的衣盆，脚盆，都還新嶄嶄的，而桌上卻不見了高大的錫燭臺與寫着金字的紅紅的大燭，牀上卻不見了綠羅帳子，而用白洋布帳子來代替，繡了許多許多花的紅綉帳眉以及花籃式的飾物，也都收拾起來。走進房來，空洞洞的，冷清清，不復如前之充滿着喜氣。而她終日坐在這新房裏，如坐臥在愁城中。

在這愁城中，她生了一個孩子，一個男孩子！當她肚痛得利害，穩婆已經叫來時，四嬸忙忙碌碌的在臨水陳夫人香座前，在觀音菩薩香座前，在祖宗的神廚前，都點了香燭，虔誠的禱告着許願着，但臨祖先，菩薩保佑，生一個男孩，母子平安！她心裏藏着千斤重的焦急，比產婦她自己還苦悶。直等到呱的一聲，孩子墮地，而且是一個男孩子，她方才把這十斤擔子從心上放下，而久不見笑容的臉上，也微微的顯着微笑。穩婆收生完畢後，抱着新生的孩子笑說道：『官官，快快長大，多福多壽！』而四嬸竟哭得幾乎下淚，不單吝惜賞錢。十七嫂聽見是男孩，在慘白如死人的臉上，也微微的顯着喜色。自此，四嬸似乎又看得好好些：一天照舊進房來好幾次，也許比前來得更勤，且照舊的天天

的問：『少奶要吃什麼不呢？要多吃些東西，奶才會多，會好！』『明天吃什麼呢？蹄子呢？雞呢？』

清涼呢？紅燒呢？」然而這關切，這殷勤，都是爲了寶寶，而不是爲了十七嫂。譬如，她一進房門，必定先要叫道：「寶寶，乖乖！讓你婆婆抱抱痛痛！」而她的買雞買蹄子，也只爲了要奶多，奶好！寶寶只要呱呱的一哭，她便飛跑進十七嫂的房門，說道：「寶寶爲什麼哭呢？寶寶別哭，你婆婆在這裏，抱你，痛你，寶寶別哭！」而寶寶的哭，卻似乎是先天帶來的習慣。不僅白天哭，而且晚上也哭。靜沈沈的深夜，她在上房聽見孩子哭個不止，便披了衣，走到十七嫂房門口，說道：「少奶，少奶，寶寶在哭呢！」

「曉得了，婆婆，寶寶在吃奶呢。」

直等到房裏十七嫂，一邊拍着孩子，一邊念着：「寶寶，乖乖，別哭，別哭！貓來了，耗子來了，睡吧，睡吧，」念了千遍百遍，使孩子漸漸的無聲的睡去時，她方才復回到上房寬衣睡下。

「少奶，少奶，寶寶爲什麼又哭個不停呢？」她在睡中又聽見孩子哭，又披衣坐起了。

十七嫂一邊撫拍得孩子更急，一邊高聲答道：「沒有什麼，寶寶正在吃奶呢，一會兒便好的。」

每夜是這樣的過去。四爺是一天一天的更關心寶寶的事，十七嫂是一天天的更憔悴了。當午夜，孩子哭個不了，十七嫂左拍，右撫，這樣騙，那樣哄，把奶頭塞在他嘴裏，把銅鈴給他玩，而他還是哭個不了時，她便在心底嘆了一口氣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冤家，要磨折死了我！」而同時又怕婆婆聽見，起來探問，只好更耐心的撫着，拍着，騙着，哄着。

母親是臉色焦黃，孩子也是焦黃而瘦小。已是百日以上的孩子了，還只是哭，從不見他笑過，從不見他高興的對着燈光望着，呀呀的喜叫着，如別的孩子一樣。

有一夜，寶寶直哭了一個整夜，十七嫂一夜未睡，四嬸也一夜未睡，他手腳亂動着，啼哭不止，摸摸頭上，是滾燙的發燒。四嬸道：「寶寶怕有病呢，明早叫小兒科來看看。」

小兒科第二天來了，開了一個方子，說道：「病不要緊的。只不要見風，吃了藥，明天就會好些。」

藥香達於全屋。煎好了。把黑黑的水汁，倒在一個茶碗裏，等到溫了，用了一把小茶匙，填了孩子的鼻孔，強灌進口。孩子哭着，掙扎着。四嬸又把他的手足把握住。黑汁流得孩子滿鼻孔，滿嘴邊，等到一碗藥吃完，孩子已是奄奄一息，疲倦無比，只是啼哭着。

來不及再去請小兒科來，而孩子的症候大變了。哭聲漸漸的低了，微細了，聲帶是啞了，小手小足無力的顫動着。一雙小眼，光光的望着人，漸漸的翻成了白色，遂在他婆婆的臂上絕了呼吸。

十七嫂躲在牀上，帳門放下，在嗚嗚的哭着，四嬸也哭得很傷心。小衣服一件件穿得很整齊後，這個小小的屍體，便被裝入一個小小的紅色棺中，這小棺由一個纓纓的人，挾在臂下拿去，不知拋在什麼地方，整整的兩天，十七嫂不肯下牀吃飯，只在那裏幽鬱的哭着。她空虛着。十分的空虛着，彷彿失去了自己心腔中的肝腸，彷彿失去了一切前途，一切的希望，她看見房裏遺留着的小鞋，小衣服

，便又重新哭了起來，看見一頂新帽，做好了，他還未戴過一次的，便又觸動她的傷心。從前，他的哭聲，使她十分的厭惡，如今這哭聲彷彿還在耳中響着，而他的黃瘦的小臉已不再見了。他如今渴了聽他的哭聲，渴要抱着他如從前一樣的撫着、拍着，哄着，哄着，說道：「寶寶，乖乖，別哭，別哭！貓來了，耗子來了，睡吧，睡吧，」而她的懷抱中卻已空虛了，空虛了，小小的身體不再給她抱，給她撫拍了。有一夜，她半夜醒來，彷彿寶寶還在懷抱中，便叫道：「寶寶，乖乖，吃奶奶吧，別哭，別哭！」她照常的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撫拍着，而仔細的一看，手中抱的卻是一隻枕頭，半她的寶寶！她又低聲的哭了半夜。這樣的奪去她的心，奪去她的希望，奪去她的靈魂，還不如奪去她自己的身體好些！她覺得她自己的性命很是輕渺，不值得什麼。

四聲也上房裏哭着，而宏大的哭聲中還夾着不絕的罵聲：「寶寶呀，你的命好苦！活活的給你命硬的媽媽所打死！寶寶呀，寶寶呀！」

而十七歲的命硬，自剋了公公，又剋了後，已成了一個鐵案，人人這樣的說，人人冷而冷眼的望着她，彷彿她便是一個劊子手，一個謀殺者，既殺了父親，又殺了公公，又殺了自己的孩子，連鄰居，連老媽子們也都這樣的斷定。她的臉色更焦黃了，眼邊的黑痣愈加黑得動人注意，而活溜溜的雙眼，一變而乾澀失神，終日茫然的望着牆角，望着天井，如有所思。而她在這個家裏的地位，乃第六嫂而下之。連小丫頭也敢頂沖她，和她鬪嘴。

她房裏是不再有四爺的足跡。她不出來吃飯，也沒有人去請她，也沒有人想到她，大家都只管自己的吃。還虧得李媽時常的記起，說道：「十七少奶呢？怎麼又不出來吃飯了？」

四爺咕嚕的說道：「這樣命硬的人，還裝什麼腔！不吃便不吃罷了，誰理會到她！不食一頓又不會餓死！」嚇得李媽不敢再多說。

她聞言無事，天天悶鄰居，而說的便是十七嫂的罪惡：「我們家裏不知幾世的倒楣，娶了這樣命硬的一個媳婦！尅了公公，又尅了兒子！」正如她一年前之逢人便告訴六嫂之好吃懶做，不敬婆婆一樣。

她還把當初做媒的媒婆，罵了一個半死，又深怪自己的疏忽魯莽，沒有好好的打聽清楚，就聘定了她！

十七哥是久不回家，信也十分的稀少。但偶然也寄了一點錢，給母親做家用，而對於十七嫂卻是文也沒有，且信裏一句話也不提起她，彷彿家裏沒有這樣的一個媳婦在着。

有一天，三伯的五哥由上海回來，特地跑來問候四爺。四爺向他問長問短，都是關於十七哥的事；近來身體怎樣？還有些小咳嗽麼？住的房子怎樣？吃得好不好？誰燒的飯菜？有在外面胡逛沒有？他很喜歡，還特地叫六嫂去下了一碗肉絲麵給五哥吃，十分的殷勤的看待他。

五哥吃着麵，無意的說道：「十七弟近來不來閒逛了，因為有了家眷，管得很嚴……」

四嬸嚇得跳了起來；緊緊的問道：「有家眷了？幾時娶得小？」

五哥睜得自己說錯了話。臨行時；十七哥曾再三的叮囑他不要把遺事告訴給家裏，然而這時他妻改口已經來不及了。只好直說道：「是的，有了家眷，不是娶小，說明是兩頭大。他們倆很好的過活着。」

四嬸說不出的難過，連忙跑進不久踏進門的十七嫂房裏，說道：「少奶，少奶，福官在上海又娶了親了」只說了這一句話，便坐在窗前大桌邊，哭了起來。十七嫂怔了半天。然後伏在牀上哀哀的哭着。她空虛乾澀着的心，又引起了酸辛苦水。

四嬸道：「少奶，你的命真苦呀！」剛說了這一句，又哭了，

十七嫂又有兩整天的躲在牀上。帳門放下，幽鬱的低哭着，飯也不肯下來吃。

她自公公死後，不曾開口笑過，自寶寶死後，終日的愁眉苦臉，連說話也不大高興。從這時起，她卻覺得自己的地位是更低下了，覺得自己真是一個不足齒數的被遺棄了的苦命人，性命於她是很輕渺的，不值得什麼。於是她便連人也不大見，終日的躲在房裏，躲在牀上，帳門放下。房間裏是空虛的冷漠漠的，似乎是一片無比黑暗的曠野。桌子，椅子，櫃子，牀下的衣盆，腳盆都還漆光亮亮的，一點也不會陳舊，而抱們的主人十七嫂卻完全變了一個人。短短的三年，她已經歷了一生，甜酸苦辣，無所不備的一生！

她是這樣的憔悴失容，當她乘了她三弟給婚的機會回娘家時，她母親見了她，竟抱了她哭起來！

牆角的蛛網還掛着，桃樹上正滿綴着紅花，階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，紅色黃色而帶着黑斑的大花朵正伸張了大口，向着燦爛的春光笑着。天井裏石子縫中的蒼苔，還依舊的蒼綠，花臺裏的芍藥也正怒發着紫芽，短短的三年中，家裏的一切，都還依舊，天井裏的一切，都還依舊，只有她卻變了，變了！地板溼失神的眼，茫然的注視着黑醜的蜘蛛，在忙碌的一往一來的修補着破網，由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一聲半聲的簡單而熟悉的錚錚噹噹的三絃聲。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上，也不由得不深深的

中了一節。

